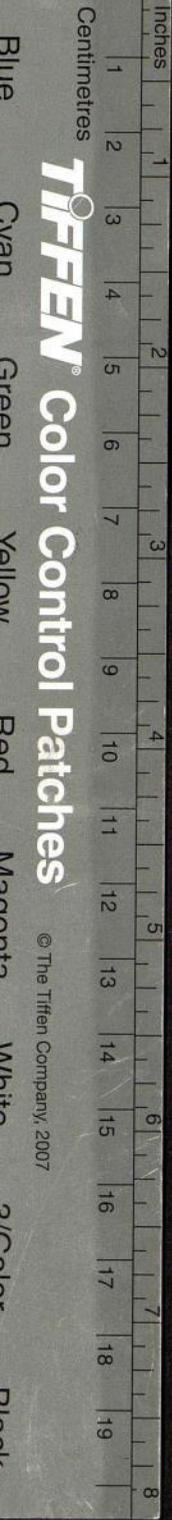


讀書禱志

乙未仲夏三日
可夫署簽





道應

無為知 弗知之淡

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就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淡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念孫案弗知之淡之字當在工文無為下無為之知與無窮之弗知相對為文今本無為下脫之字則文不成義弗知下衍之事則與下二句不對莊子知北遊篇作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就是而孰非乎無始曰弗知淡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是其證

形之不形

孰知形之不形者乎念孫案形之不形當依莊子作形形之不形郭象曰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少一形字則義不可通列子天瑞篇亦云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誰知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以微言乎道藏本如是案詩箋儀禮注多云以猶與也上文人可以微言乎其證對本或以為與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蓋未達古訓也孔子曰何謂不可為也誰知言之謂者乎念孫案誰當為唯字之誤也言唯知言之謂者乃可與微言也呂氏春秋精論篇作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列子說符篇作唯知言之謂者乎文字微明篇同是其證

先生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同念孫案先生二字於義無取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集韻類篇民字古作兜人字唐武后作至疑兜誤為先至誤為生也宋葉玉微補人作王亦至之誤

曰善

以示翟煎曰善念孫案曰善上當更有翟煎二字以示翟煎翟煎曰善與上文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文同一例今本翟煎二字不重寫者脫之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羣書治要引此作以示翟煎翟煎

日善呂氏春秋作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皆其證

有禮

治國有禮不在文辯念孫案有禮當為在禮字之誤也在與不在相對為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在禮

石乙

石乙入念孫案石乙當為石乞字之誤也乙聲不得通作乙人閒篇及哀十六年左傳史記楚世家五子胥傳墨子非儒篇呂氏春秋分職篇皆作石乞

來附

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含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春乎若新生之懷而無求其故春各本誤作春釋見念孫案德將來附若美本作德將為若美此後人因上句神將來含而妄改之也若亦女也德將為若美道將為女居相對為文若改為德將來附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此文以度舍居故為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舍古韻與度居故為韻後人讀故改此句為德將來附以與度為韻不知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說見六書附與度非舍為始夜反故不入韻故改此句為德將來附以與度為韻不知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說見六書附與度非韻也莊子知北遊篇作德將為女美而道將為女居文子道原篇作德將為女容道將為女居皆其證

直實知

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念孫案直實知三字文不成義當從莊子文子作真其實知今本真誤為直又脫其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莊子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也漢魏叢書本改為直實不知以故自持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

攻翟 左人終人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左人終人道藏本劉本末左字並作左俗書左字作左因誤而為左茅本改左為左而莊經水注左人東邈左人城南應劭曰左念孫案攻翟上當有使字襄子使新稚狗攻翟而未親往故下文言使者來謁也羣書治要引此有使字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狄子說符篇同是其證左人終人句與上句義不相屬莊據劉子於句首加取字理或然也

今一朝兩城下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凶其及我乎念孫案今一朝兩城下本作一朝而兩城下此後人嫌其與上文相覆而改之也不知此是復舉上文之詞當與前同不當與前異若云今一朝兩城下則與上句今字相覆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一朝而兩城下劉子呂氏春秋並同

勝非其難者也下脫六字

勝非其難者也劉本於此下增入持之其難者也一句云舊本無此句非念孫案劉子呂氏春秋皆有此句羣書治要引淮南亦有此句則劉增是也莊本作持之者其難也則與上句不對非是

杓國門之闕

孔子勁杓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闢注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念孫案劉子釋文引此作許注今高注有之者蓋後人以許注竄入也又案杓當為杓字從手不從木玉篇杓甫遙都歷一切斗柄也又市若切杓丁激切引也廣韻杓甫遙切北斗柄杓都歷切引也許注訓杓為引則其字當從手玉篇廣韻訓杓為引即本於許注其證一也史記天官書用昏建者杓索隱說文杓斗柄音匹遙反又下文杓雲如繩者索隱杓說文音丁了反許慎注淮南云杓引也是杓音丁了反而訓為引與杓字不同其證二也晉書天文志杓雲如繩何超音義杓音鼻鼻與丁了同音其證三也而今本淮南及劉子釋文史記漢書杓字皆誤作杓音書又誤作杓與玉篇廣韻不合世人多見杓少見杓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蹠足警欬疾言

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念孫案蹠足上當更有康王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劉子黃帝篇作惠孟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是其證有功當為有力字之誤也勇有力對下句仁義而言若作有功則非其指矣下文皆言有力不言有功劉子及呂氏春秋順說篇並作勇有力是其證

人雖勇 雖巧有力

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念孫案人雖勇上當有使字下文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又曰使人本無其意又曰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皆其證也今本脫使

字則與上句義不相屬。劉子呂氏春秋皆有使字。又案有寸上本無巧字。此後人以文子道德篇加之也。案文子云雖巧擊之不中。此云雖有力擊之不中。文各不同。加巧字於有力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下文云雖有力不敢擊。亦無巧字也。劉子呂氏春秋皆無巧字。

愛利之心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念孫案愛利之下。不當有心字。此因上文未有愛利之心而誤衍也。文子劉子呂氏春秋皆無心字。下文云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亦無心字。

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念孫案老子曰。下脫勇於敢。則殺一句。兩句相對。為文單引一句。則文不成義。文子道德篇亦有此句。

文君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念孫案文君謂杜赫曰。上脫昭字。當依上句及呂氏春秋務大篇補。魯人為八妾。於諸侯。念孫案呂氏春秋察微篇。說苑政理篇。家語致思篇。要上俱有臣字。於義為長。

為人妾

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念孫案教順上本無受字。此因上文不受金而誤衍也。教順即教訓也。訓順古多通。教訓上有受字。則與下四字義不相屬矣。說苑家語。並作教導。可施於百姓。是其證。

受教順

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念孫案知禮本作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見子贖之不受金。而知魯人之不復贖。人達於事變。故曰知化。齊俗篇曰。唯聖人知其化。呂氏春秋駢字篇曰。智非謂其知禮也。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近。化誤為礼。後人因改為禮耳。齊俗篇述此事而論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即此所謂知化也。故下文引老子見小曰明之語。呂氏春秋論此事曰。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說苑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皆其明證。

知禮

及至
桓公及至。念孫案及當為反字之誤也。反至謂桓公反而至於朝也。呂氏春秋舉難篇。新序雜事篇。並作反至。

難合

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念孫案合當為全言。用人不可求全也。全合字相近。又因上文合其所以而誤。呂氏春秋新序。並作全。

所自來者

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念孫案所自來者。上當有生之二字。此承上文保生而言。言人皆重爵祿而輕其生也。脫去生之二字。則文不成義。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為篇。文子上仁篇。皆有生之二字。

本任於身

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念孫案任當為在。字之誤也。覽篇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在字亦誤。作任。呂氏春秋執一篇。作為國之本。在於為身。劉子說符篇。作故本在身。皆其證。

輪人

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高注曰。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念孫案輪人當依莊子天道篇。作輪扁。輪扁之名。當見於前。不當見於後也。高注輪扁人名四字。本在此句之下。因扁誤為人。後人遂移置於下文。輪扁曰云云之下耳。陳氏觀樓曰。其人在焉。當作其人。焉在。故高注云。問作書之人何在。

却宋君

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念孫案却當為劫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去。亦劫之誤。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劫。宋君而奪其政。是其證。二柄篇又云。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史記李斯傳。亦云。司城子罕劫其君。又說林篇。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於外。生者不可却。以危却。亦當為劫。繆稱篇曰。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是其證。

却以危

淮南十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念孫案知者藏書本作知者不藏書與知時者無常行相對為文今本脫不字則與上下文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學部十三引此有不字韓子喻老篇同焚書而舞之御覽引焚下有其字韓子同據高注云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則正文本有其字

莊王許諾下脫文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跪指北面立於殿下說今本誤作跪高注說徒跪也誤作跪徒跪也曰咎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念孫案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莊王許諾下有子佩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其十二字今本脫去當補入文選應璩與滿龍書注引此子佩作子瑕亦云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京強二字古同聲而通用故今本京臺作強臺

為吳兵先馬走

越王句踐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念孫案為吳兵先馬走當作為吳王先馬今本吳王作吳兵涉下文襄子起兵而誤其走字則涉注文而衍也據注云先馬句走先馬前道藏本對本末本並同先馬於此下故也則正文無走字明矣為吳王先馬即上文所謂身為臣也若作吳兵則非其指矣越語曰其身親為夫差前馬韓子喻老篇曰身執戈為吳王洗馬先洗古皆其讀

攻圍之未合

趙簡子外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念孫案此當作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今本之圍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九引此不誤韓詩外傳作襄子與師而攻之圍未市而城自壞者十丈新序雜事篇作襄子李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

若必其一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必其一若此馬者絕塵而徹高讀若滅若失若必為句云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必鬃鬣不及也引之曰此當以若必其一為句莊子徐無鬼篇天下馬有成材若耶若失若必其一陸德明曰言喪其耦也齊物論篇嗒焉似喪其耦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為耦此言若必其一亦謂精神不動若必其身也高讀至若必為句則其一二字上下無所屬矣且一與失微為韻如高讀則失其韻矣

供僮繼 繼索

臣有所以供僮繼宋薪者道藏本如是案以猶與也對本改以為與而高注曰繼索也念孫案供當為共此因僮字而誤如人笏也蜀志卻正傳注引此正作其列子說符篇同繼字之義諸書或訓為續或訓為束廣雅無訓為索者繼當為繼字之誤也說文作繼云索也字或作繼坎上六係用微繼馬融曰微繼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微兩股曰繼故高注云繼索也若作僮繼則義不可通矣列子及卻正傳注白帖九十六繼字亦誤作繼蓋世人多見繼少見繼故傳寫多誤耳管子乘馬篇繼得入勇今本繼字亦誤作繼唯宋本不唯道藏本列子釋文作繼音墨足正今本之誤又說林篇繼紐之璽賢者以為佩上壞在在田能者以為富子濁者金玉今本濁上有極字乃濁者金玉不如與之繩索使得援之以出水非謂濁也高注自謂金玉非極濁之具亦非謂與極濁者金玉也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有極字亦使人依說本加之其人人事部三十七引此無極字文字上德篇亦無今續不若尋常之繼索案尋常之繼索本作尋常之繼其索字則後人所加也高注此文以佩富繼為韻若作繼索則失其韻矣文字作不如與之繩索亦改淮南而失其韻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七珍寶部九引此竝作尋常之繼雖繼誤為繼而繼下俱無索字

求者

敗矣子之所使求者念孫案求下脫馬字卻正傳注及白帖引此竝有馬字列子同

在內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念孫案在下本有其字後人以意刪之也爾雅曰在察也察其內即得其精也忘其外即忘其粗也後人不知在之訓為察故刪去其字耳卻正傳注引此正作在其內而忘其外列子同白帖引作見其內而忘其外雖改在為見而其字尚存

屈宜若

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注屈宜若楚大夫在魏者也念孫案此許注也宜若當為宜若字之誤也或作咎與若相似史記六國表韓世家竝作宜白集解引淮南許注云屈宜白楚大夫在魏者也正與此注同說苑指

武篇亦作屈宜白權謀篇作屈宜咎是白咎古字通屈宜白之為宜咎亦猶平王宜白之為宜咎矣音讀及小雅箋注作宜咎

為人

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念孫案為人本作為之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為之謂為楚國之政也下文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云云正承此句言之若作為人則與上下文全不相涉矣說苑指武篇正作為之

時爭利

子章

厥厲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念孫案時上當有以字讀因時而動與天下爭利也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說苑有以字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章無復言矣念孫案章字因上下文而衍呂氏春秋制樂篇新序雜事篇論衡變虛篇皆作子無復言矣無章字

必有三賞君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念孫案次句有字因下文故有二賞而衍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天必三賞君無有字

七里

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念孫案七里當為七星字之誤也古謂二十八宿為二十八星七星七宿也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舍行七星又新序論衡舍行七星下皆有星當一年四字於義為長舍行七星三舍則行二十一星星當一年故延年二十一歲也呂氏春秋亦云星一徙當七年

故曰

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念孫案故下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衍此因述公孫龍納善呼者一事而言聖人不棄伎能之士非引古語為證不當有曰字下文故老子曰云云方引老子之言以證之耳下文曰故伎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今本故下有曰字誤與此同又曰故人主之嗜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又曰故周鼎著倭而使齟

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又曰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其下皆引書為證與此文同一例而故下皆無曰字

是以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念孫案是以當依劉子說符篇作以是

使之時 其度安至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念孫案使之時而敬順之順與時上當有以字說苑政理篇文子仁篇並作使之時是其證其度安至劉本改至為在而莊本從之案其度安至者謂敬慎之度何所至猶言當如何敬慎也下文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言敬慎之度所至也若云其度安在則謬以千里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正作其度安至說苑同

奚適其無道也

跡之徒問跡曰盜亦有道乎跡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裁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念孫案奚適其無道也本作奚適其有道也適與管同孟子告子篇則曰腹盈適為尺寸之虞我素疑臣者不通三八通並與管同史記甘茂傳作疑臣者非特言豈特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之讀為營而誤以為適齊適楚之適故改有為無耳莊子胠篋篇本作何適其有道邪適亦與管同今本作何適而無有道邪而無二字亦後人所改唯有字尚存呂氏春秋當務篇正作奚管其有道也

偷也

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伎道之士臣偷也願以伎齎一卒念孫案臣偷也本作臣楚市偷也下文市偷進請曰即承此句言之今本脫楚市二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六十二四百四十引此並作臣楚市偷也

何為之禮

左右謀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念孫案之禮當為禮之上文出見而禮之即其證蜀志郗正傳注引此正

作何爲禮之

夜解齊將匍之憐帳

偷則夜解齊將匍之憐帳而獻之念孫案卻正傳注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

明又明日又

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念孫案明又明日又兩又字皆當爲夕夕又字相近又因下句又字而誤若以又復二字連讀後人不知又爲夕之誤故又加日字耳偷以夜往故言夕上文曰偷則夜出是也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引此作明夕取枕明夕取簪陳西漢依俗本於取簪上太平御覽四引皆作明夕復往取其枕明夕復往取其簪

楚君則還師

將匍與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念孫案楚君當爲楚匍聲之誤也卻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楚匍則還師而去道藏本則與即同卻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即還師用不煩引證劉續不曉則字之義改則爲乃而諸本從之同斯爲謬矣

故曰無細而能薄

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念孫案故曰無細而能薄本作故伎無細而能薄言人君能用則細伎薄能皆得效其用也今本衍曰字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又脫伎字及下無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兩引此文竝作故伎無細能無薄

尊重

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念孫案遂尊重薛公本作遂重薛公重即尊也秦策謂重公於齊高注重尊也又西周策祭統注古書無以尊重二字連用者戰國策史記漢書及諸子唯俗語有之羣書治要引此無尊字蓋後人所加也

意欲

故人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念孫案古書無以意欲二字連用者此涉上文欲中王之意而誤也意欲本作嗜欲主術篇曰君人者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嗜與則守職者雖正而阿上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嗜欲

淚注

淚目而元鬢淚注而貳肩今本高注云淚水念孫案淚注當爲渠頸高注淚水當爲渠大皆字之誤也俗書渠字或作淚二形相似故誤爲淚廣韻渠字切引方言云把宋魏之謂謂之渠字渠字玉篇云渠俗渠字皆共謂也渠誤爲相者注字右邊主爲渠字左邊徑之變文又因淚字而誤加水旁耳若高注內大字今作水則後人以淚字從水而渠頸大頸也渠之言巨也史記蔡澤傳先生鼻巨肩徐廣曰巨一作渠彼言渠肩猶此言渠頸矣杜子春注周官鍾師引呂叔玉云肆夏樊過渠皆周頌也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荀子彊國篇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楊倞曰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漢書吳王濞傳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顏師古亦云渠大也是渠與大同義故高注訓渠爲大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引作淚注而貳肩則所見本已誤蜀志卻正傳注引作渠頸而貳肩戾亦傳寫之誤論衡道虛篇作渠頸而貳肩厲字則後人以意改之唯頸字皆不誤藝文類聚靈異部上引作渠頸而貳肩又引注云渠大也斯爲確據矣

逖逃乎碑

慢然下其臂逖逃乎碑念孫案碑下脫去下字碑或作啤太元增上九雀鬼不崩頰彼映啤玉篇映於兩切啤方爾切范望曰映啤山足也下者後也見大雅下武謂逖逃乎山足之後故高注曰匿於碑陰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脫下字藝文類聚引作啤下蜀志注引作碑下論衡同

不淪

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淪念孫案此本作至長不淪解今本無解字者後人不曉淪解二字之義而削之也不知淪與解同義太元格次三裝格聲鈞淪范望曰淪解也字亦作愉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縱高注曰愉解也經緩也又方言愉搯脫也解輪脫也郭璞曰悅猶脫目文選七發愉棄恬怠輪寫渙濁李善注引方言愉脫也脫亦解也淪愉淪輪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引作至長不淪解蜀志注引作長不淪解論衡作至長不淪解字雖不同而皆有解字

若我南游乎罔窳之野舊本罔誤作罔考論衡蜀志注太平御覽及洪興補楚辭遠遊補注注罔窳今據改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窳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注曰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為景柱是也且先與窳為韻若作先則失其韻矣論衡蜀志注太平御覽楚辭補注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道藏本到本如是各念孫案東開鴻濛之先開當為開關字俗書作開日開關上俗字書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開誤為開莊子秋水篇今吾無所聞吾求釋文開關文管十二月之香物開地而牙故謂之管今本亦誤作開即貫械今人言開通即貫通細射遺不貫不釋古文作開大戴禮子張問王嘉傳大臣括髮開關開關械案一而關於多家語入官篇開作貫史記儒林傳開關必關於足漢書關作貫東開鴻濛之先謂東貫日光也注上司馬相如大人賦貫羽缺之倒景義與此貫字同太平御覽楚辭補注引此作東開鴻濛之先則所見本已誤論衡作東貫頌濛之先蜀志注引此作東貫鴻濛之先貫開古字通則開為關之誤明矣視焉無眴本作視焉則眴與眴同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視眩淚而以見楊雄甘泉賦云目冥眴而以見其義一也楚辭遠遊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而無見兮聽愴怳而無聞此云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義本遠遊也蜀志注引此正作視焉則眴論衡作視焉則營營與眴古字通也宣鄭義曰句當作營營史記天官書句通作營猶眴之通作營矣道藏本作視焉無眴者涉上句無字而誤太平御覽所引已與道藏同後人不知無眴為則眴之誤遂改眴為眴而莊本從之案廣韻曠視也是眴與視同義視焉無視斯為不詞矣且眴與天為韻若作曠則失其韻矣

九垓之外 久駐

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高注曰九垓九天之外念孫案九垓之外本作九垓之上高注本作九垓九天也傲真篇徒倚於汗漫之宇高注引此文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專精厲意逝九闕如淳曰闕亦垓也淮南子曰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司馬相如傳封禪文上囑九垓如淳注所引亦與前同又論衡及蜀志注太平御覽文選郭璞遊仙詩注張協七命注並引作九垓之上李白謠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即用此篇之語則李所見本亦作九垓之上御覽又引高注云九垓九天也此皆其明證矣後人既改九垓之上為九垓之外復於注內加之外二字以曲為附會甚矣其妄也又案吾不可以久駐駐字亦後人所加論衡作吾不可久曷志注文選注太平御覽並引作吾不可以久則久下原無駐字明矣

止極治

乃止駕止極治悖若有惑也念孫案止極治之止當為心隸書心字作止字或作止二形相似又涉上句止字而誤也乃止駕為句心極治為句悖若有惑也為句極治極治言其心極治然也高注楚人謂悞不得為極治也論衡作乃止喜喜當為嘉嘉心不怠悵若有惑不怠即極治之偕字則止為心字之誤明矣莊本刪去止字非是

朝菌

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噫帖不知春秋高注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若蠶蛾一名孽母念孫案朝菌本作朝秀高注今作朝菌者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改之也文選釋命論朝秀晨終李善注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太平御覽蟲豸部茲母下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又引高注云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似蠶蛾一名茲母廣雅釋蟲朝曉音秀孽母也義本淮南注是淮南自作朝秀與莊子異文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季子

季子治宣父三年羣書治要引此季子作宓音伏子呂氏春秋具備篇同念孫案諸書無謂宓子賤為季子者季當為季字之誤也季與宓聲相近宓子之為季子猶宓犧之為庖犧也伏犧字漢書皆作宓字古讀治浮故呂氏為季字之誤也季與宓聲相近宓子之為季子猶宓犧之為庖犧也伏犧字漢書皆作宓字古讀治浮故呂氏庖犧或作齊俗篇實有見人於宓子者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六引作季子羣書治要作季子故知宓通作季字誤作季也

見夜魚釋之

見夜魚釋之朱本改為見得魚釋之莊本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作見夜魚者釋之羣書治要引作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念孫案羣書治要所引是也呂氏春秋作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家語屈節篇作見夜斂者得魚輒舍之是其證泰族篇亦云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

誠於此

誠於此者刑於彼念孫案各本及莊本誠字皆誤作誠唯道藏本不誤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誠呂氏春秋家語並同

就視

師望之謂之

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念孫案就視當依莊子知北遊篇作執視字之誤也執與熟同
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念孫案望之謂之當作望而謂之今本而作之因下謂之而誤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
此正作望而謂之呂氏春秋博志篇同今本博誤作博
辨見呂氏春秋

瞑目欬然攘臂拔劍

於是依非瞑目欬然攘臂拔劍念孫案瞑目二字與攘臂拔劍事不相類瞑目當為瞑目隸書真或作真真或作
真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瞑目而不見山陰文獻本或作瞑管子小問篇桓公瞑又案欬然二字當在瞑
目之上而以欬然瞑目攘臂拔劍作一句讀

失從心志

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道藏本劉念孫案失從心志當作失從之志今本之作心者因志字而誤有與又
同此言魏王既不能合從又不能連衡也呂氏春秋雜論篇作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是其證漢魏叢書本改有
為又而莊本從之則味於假借之義矣

不可

故周鼎著僇而使齷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念孫案不可下脫為字呂氏春秋作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
可為也是其證本經篇亦云故周鼎著僇使衡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

子之將匍之節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
於秦至因見子之將匍之節惠王而說之陳氏觀樓曰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楚王說之與將匍之節以如秦至因
見惠王則此亦當云至因見惠王而說之其子之將匍之節六字乃是上文子以節句注語今誤入此句中義
遂不可曉念孫案陳說是也莊本又加見字於而說之之上非是
此所謂筮子鼻飛而維繩者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筮子鼻飛而維繩者高注曰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
繩也以喻飛鼻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陳氏觀樓曰此所謂筮子當作此筮子所謂鼻飛而維繩當作
鼻飛而準繩案管子宙合篇曰鼻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云云大意謂鼻飛雖不必如繩之直然意南而南意
北而北總期於還山集谷而後止則亦與準於繩者無異所謂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也故此云大人之行不
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筮子所謂鼻飛而準繩者今本鼻誤作鼻準誤作維準字俗省作准又因則義不可通
注內鼻字亦鼻字之誤而云從下繩維之則高所見本已誤作維矣

金鐵鍼

豐水之澁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念孫案金鐵下不當有鍼字鍼即鐵之誤也鐵或省作鐵
今作金鐵鍼者一本作鐵一本作鍼而後人誤合之耳文選沈約贈京邑游好詩注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二引此
皆無鍼字文子上禮篇作金鐵在中形見於外樂善治要所引如是今本
子金鐵作金亦乃後人所改

陰蔽隱

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秀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陰與金孫案隱字蓋蔽字之注而誤入正文者
無隱字是其證隱也

房心

管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高注曰房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劉本注文房星作駟房宋本漢魏叢
念孫案正文本作句星在駟心之閒注本作駟句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道藏本注文房星上脫駟字劉
本房下脫星字若正文之駟心作房心則涉注文守房心而誤也莊伯鴻不知正文房為駟之誤又改注文之駟
房為房駟以就之斯為謬矣駟為房之別名故須訓釋若房心為二十八宿之正名則不須訓釋駟與句同
以天駟高注釋駟而不釋心節其證也晏子春秋外篇作管吾見鈞星在四心之閒即淮南所本鈞與句同
駟與句同

捐而損之

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捐而損之念孫案捐與挹同集韻挹或作捐荀子議兵篇文選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注
引蒼頡篇云挹損也挹與損義相近故曰挹而損之作捐者借字耳劉績不達而改捐為益莊本從之斯為謬矣

後漢書杜篤傳注引此正作挹而損之荀子宥篇說苑敬慎篇並同韓詩外傳作抑而損之抑與挹聲亦相近故諸書或言抑損或言挹損也

儉陋

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太守之以陋劉本改儉為陋陋為儉而莊本從之念孫案說文儉約也廣雅儉少也正與多聞博辯相對不當改為陋說文陋陝也俗作楚辭七諫注曰陋小也亦與富貴廣大相對不當改為儉杜篤傳注引此正作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太守之以陋與道藏本同文子九守篇作多聞博辯守以儉富貴廣太守以狹狹亦陋也

供其情

彼皆樂其業供其情念孫案供當為佚佚與逸同安也逸樂義相近若云供其情則與上句不類矣隸書佚或作供與供相似而誤

載之木

於是乃去其簪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高注曰簪被髮也木簪鳥冠也知天文者冠簪各本脫天字今據引之曰載與戴同木當為戒字之誤也戒即鷩字也高注當作鷩鷩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鷩今本鷩作鷩者鷩鷩字相近又涉上文鷩字而誤也爾雅異列說文鷩知天將雨鳥也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鷩莊子天地篇皮弁鷩冠指笏紳脩釋文鷩尹必反徐音述玉篇及爾雅釋文漢書五行志注鷩字並聿述二音匡謬正俗曰案鷩水鳥天將雨即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為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鷩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祭豈獨斷謂為術氏冠亦因鷩音轉為術耳以上匡謬正俗莊子釋文曰鷩又作鷩續漢書輿服志引記曰知天者冠述說苑脩文篇作冠鷩蓋鷩字本有述音故其字或作述或作述或作述又通作耳耳與笏為韻若作木則失其韻矣鷩即翠鳥故古人以其羽飾冠冠鷩帶笏皆所以為飾故莊子亦言鷩冠指笏若鷩無文采則不可以為飾矣且鷩知天雨故使知天文者冠之若鷩則義無所取矣諸書皆言知天文者冠鷩無言冠鷩者

淮南內篇第十三

氾論

不辱

古者有整而繼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子而不辱念孫案不辱本作不殺故高注云刑措不用今作辱者後人妄改之也殺與生相對辱與子相對若改殺為辱則非其指矣且殺與奪為韻若辱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已誤作辱張載魏都賦注及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並作殺陳陶撰依俗文子上禮篇同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紕衣擊領而王天下者矣其義好生而惡殺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此皆淮南所本

作爲之 宮室

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高讀聖人乃作爲句注云作起也念孫案高說非也作爲之三才連讀下文曰而作爲之採輪建輿駕馬服牛又曰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皆其證也又案以爲宮室本作以爲室屋淺學人多聞宮室寡聞室屋故以意改之也案月令曰毋發室屋管子八觀篇曰宮營大而室屋寡荀子禮論篇曰墉墉其額象室屋也呂氏春秋懷寵篇曰不焚室屋史記周本紀曰營築城郭室屋俗本亦有改戶之潤澤則室屋固古人常語且此二句以木屋爲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爲韻若作宮室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正作室屋

縱麻

伯余之初作衣也縱麻索縷手經指挂高注曰縱統索功也念孫案高訓縱爲銳則與麻字義不相屬今案縷者縷也縷而縷之也方言縷縷也廣雅秦晉續折木謂之縷郭璞璞音割人開篇曰婦人不得刺麻考縷縷刺並與縷通索如宵爾索縷之索謂切撚之也高云索功也功即切字之誤縷師古注急就篇曰索謂切撚之令緊者也廣雅曰縷索也縷與切通

乃爲鞣躡而超千里肩負僮之勤也

乃爲鞣躡而超千里肩負僮之勤也而作爲之採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高注曰鞣躡鞣報也念孫案鞣皆當爲鞣字從且不说文鞣柔革也玉篇多達鞣履也鞣小兒履也釋名云鞣鞣履頭者之名也今正文言鞣躡與鞣注文言鞣報皆是韋履之名則字當從且廣韻鞣則古切鞣勒名字從且兩字聲義判然茅一挂不知

粗爲粗之誤輒加音祖二字其失甚矣下文蘇秦粗躡蹠蓋粗亦粗字之誤又案爲粗躡之爲音于僞反爲粗躡而超千里肩負僮之勤也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爲上不當有乃字此因上文乃爲窳木方版而誤行也下文云爲勢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爲上無乃字是其證肩負僮之勤道藏本劉本及諸本竝同漢魏叢書本於負僮上加荷字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所知

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念孫案人各以其所知當作人各以其知與智同言各用其智以去害而就利也今本知上有所字者涉下兩所字而衍文子上禮篇正作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

晉有本主於中

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句晉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架禮之所周者也念孫案音當爲言此承上句而釋其義也今作音者涉上文而誤

詩書 聞得其言

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言念孫案誦先王之詩書詩字因上文詩春秋而行先王之書泛指六藝而言非詩書之書也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兩得字皆因下句得字而衍高注云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則聞下無得字明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言

天子之籓 屬籓 圖籓 貌冠

履天子之籓聽天下之政高注曰籓圖籓也念孫案籓猶位也言周公履天子之位也若圖籓則不可以言履矣下文云成王既壯周公屬籓致政亦謂屬位於成王也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籓今本天子誤作天子高注曰屬籓與聽天下之斷又曰周公歸周反籓於成王此皆淮南所本強國篇曰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孰籓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孰籓即孰位是籓與位同義也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尤其明證矣又下文履天子之圖籓造劉氏之貌冠本作履天子之籓造劉氏之冠漢書高祖紀曰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故曰造劉氏之冠高注曰高祖紀曰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故曰造劉氏之冠

作履天子之圖籓造劉氏之貌冠者貌字涉高注委貌冠而行後人又誤以籓爲圖籓遂於籓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貌爲衍文且圖籓不可以言履也

供嗜欲

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念孫案供嗜欲當作供其嗜欲與達其好憎相對

治人之具

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念孫案人字後人所加高注云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則無人字明矣文子上義篇無人字秦族篇曰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亦無人字

鑄銜鑿

是猶無鑄銜屨策綴而御駟馬也念孫案銜下本無鑿字高注曰鑄銜口中中央鑿言鑄銜而不言鑿則無鑿字明矣鑄銜下有鑿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熟於銜鑿之語而妄加之耳

槽柔

槽柔無擊脩戟無刺莊依漢魏叢書本改柔爲柔念孫案各本皆作柔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亦作柔說苑說叢篇言人之惡痛於柔戟字亦如此蓋子柔聲相近故古書有借柔爲子者不宜輒改也

獨聞之耳

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念孫案劉本耳作聰是也文子上義篇正作獨聞之聰

道而先釋古

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念孫案道字當在而字下道先稱古與存危治亂相對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先稱古

卷而伸

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晦念孫案可卷而伸劉本作可卷而懷是也此言繩之爲物可曲可直故先言卷而懷後言引而伸且懷與晦爲韻若作伸則失其韻矣文子上仁篇正作可卷而懷

大臣將相

管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各本任下衍其字本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高讀大臣絕句注曰大臣陳成子也而以將相屬下讀引之曰大臣將相四字當連讀將相即大臣也釋其國家之柄專任大臣將相皆以六字為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公道不行皆以四字為句若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不齊矣且柄相黨行四字為韻補古韻若方行古韻讀大臣絕句則失其韻矣

陳成田常 陳成子恆

故使陳成田常賜夷子皮得成其難引之曰陳成田常本作陳成常陳其氏也成其諡也常其字也恆其名也人謂篇正作陳成常呂氏春秋慎勢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作陳成恆韓子外儲說右篇作田成恆田與陳古字通言陳則不言田矣後人又加田字謬甚又說山篇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子字亦後人所加

矜為剛毅 矜於為柔懦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則矜於為柔懦念孫案矜皆當為務務矜二字義皆在往詞屬子難篇作矜偽不長呂氏春秋勿言不知道者中無定見故見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見剛毅者則務為柔懦也躬篤務服性命之情務厥作矜道藏本矜本並同未為勇者務於關爭是其證也又案此文本作見柔懦者侵則主術篇曰為智者務為巧詐本改為作於非莊本同為勇者務於關爭是其證也又案此文本作見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見剛毅者則務於柔懦於下本無為字於亦為也為亦於也務為剛毅務於剛毅也務於柔懦務為柔懦也借二十年穀梁傳曰謂之新宮則近為福宮言近於福宮也秦策曰魏為蓬澤之過朝為天子言朝於天子也是為與於同義郊特牲曰郊之祭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言為其質不為其文也又曰祭天掃地而祭於其質而已矣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外則哀以益焉祭祀則益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為孝子也晉語曰祁奚辭於軍尉言辭為軍尉也文六年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言積分而成為月也是於與為亦同義為於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晉語曰稱為前世章注曰言世前義於諸侯韓詩外傳曰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已用為已外不可得也皆以為於互用此云見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見剛毅者則務於柔懦亦以為於互用主術篇曰為智者務為巧詐為勇者務於關爭即其明證也又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樊邑澆合於秦西周策於作為張儀傳韓梁稱為東藩之臣趙策為作於益為於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然則務於柔懦即務為柔懦道藏本於下復有為字者後人不知為於之同義故又加為字耳本同

茅本不刪為字而刪於字斯為謬矣本同

本無主

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陳氏觀樓曰本無主於中當作無本主於中上文云有本主於中而以知築義之所周正與此無本主於中相對下文亦云中有本主以定清濁

不詛

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惟而不詛各本惟誤作惟依注改高注曰詛和也陳氏觀樓曰詛當作調故注訓為和今作詛者因下句詛字而誤

無不霸王者 無不破亡者

今謂強者勝則度地計畝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念孫案無不霸王無不破亡兩不字皆後人所加此言千乘小而萬乘大若強者必勝富者必利則是千乘之君必無霸王者萬乘之國必無破亡者矣而不知國之興亡在得道與失道不在大與小也故下文曰存亡得道而不在於大心在失道而不在於小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兩不字其失甚矣

處疆大勢位 何謀之敢當

二君處疆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念孫案處疆大勢位本作處疆大之勢與脩仁義之道相對為文今本脫之字衍位字位字固上文務則與下句不對高注云當其居疆大之勢下又衍也字今改正不能自知所行之非則勢下無位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處疆大之勢又案何謀之敢當當字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作何謀之敢慮是也慮字諱書或作慮因誤而為當

溺外

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外之直而證父信而溺外雖有直信就能貴之念孫案信而溺外本作信而外女言信而為女外則信不足貴也今本外女作溺外者涉上注水至溺外而誤直而證父信而外女相對為文且女與父為韻若作溺外則文既不對而韻又不諧矣文子道德篇正作信而外女

局曲直

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念孫案此言屈伸偃仰皆因乎事之曲直曲直上不當有局字蓋衍文也文子道德篇無局字

卑弱柔 本於

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於也念孫案本當為夸誇與攝奪相對為文夸字或書作李形與本相似因誤為本文選甘泉賦注引此正作夸又案蒲韋皆柔弱之物故曰時屈時伸弱柔如蒲韋弱柔上不當有卑字此涉下文屈膝卑拜而誤衍也荀子不苟篇云言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韋非懼怯也剛強猛毅所不信非驕暴也語意略與此同柔從若蒲韋之上亦無卑字

車裂

谷者甚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外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一引此同念孫案左傳國語皆言周殺甚宏而不言車裂他書亦無車裂之事案莊子胠篋篇甚宏施釋文崔云施裂也淮南子曰甚宏鉞裂而外據此則古本本作鉞裂今作車裂者涉下文蘇秦車裂而誤也注內車裂同

無問

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念孫案問當為問方言曰問非也襄十五年左傳且不問問謂昆弟之言孟子難其篇政不足問也疵讀為訾荀子不苟篇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無問與無訾同義越岐陳季孔穎達諸儒皆訓問為非荀子不苟篇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無問與無訾同義故廣雅曰問訾證也與今本問誤為問則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無問其小節

顏家聚

夫顏家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念孫案家聚當為聚字之誤也顏家聚左傳哀二十七年呂氏春秋尊師篇韓子十過篇並作顏家聚韓詩外傳作顏家聚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趙漢書古今人表作顏燭燭晏子春秋外篇作顏燭鄒竝字異而義同家與家斷燭聲竝相近燭則遠矣家聚二字書傳往往相亂

季襄

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滂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外高注曰季襄魯人孔子弟子念孫案孔子弟子無季襄義皆當為哀字之誤也史記仲尼弟子傳公皙哀字季次索隱引家語作公皙克亦哀之誤此言季哀即季次也故高注云然弟子傳載孔子之言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游俠傳曰季次原憲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此云立節抗行不入滂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說與史記略同

一八

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以道德念孫案求於一人到本無一字是也道藏本有一字者因上文責備於一人而誤求於人與自脩相對為文人上不當有一字下文責人以人力自脩以道德即其證文子上義篇作於人以力自脩以道

得其賢

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念孫案得其賢乎天下衍其字藝文類聚寶部上引此無其字

美之與惡 此皆相似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若芻蕘之與藁本也各本脫若字今據上文及羣草圖經增補雅禮蛇牀之與麤蕪也此皆相似高注曰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博物志引補也念孫案美之與惡本作葵之與莧葵與莧不相似故易辨此言物之不相似者下言物之相似者皆各舉二物以明之若云美之與惡則不知為何物矣蓋俗書美字作莢葵字作葵葵之上半與美相似因誤而為美後人不解其故遂改為美之與惡耳羣書治要及爾雅疏埤雅續博物志引此竝作葵之與莧是其證又案上既言亂人則下不必更言相似且正文既言相似則注不必更言言其相類矣爾雅疏引許注云此四者藥草臭味之相似然則此皆相似四字蓋後人約記許注於正文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也字而莊本從之謬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爾雅疏本草圖經埤雅續博物志所引皆無此四字

天下為忠之臣者 賞少而勸善者眾

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終盡也言莫不盡忠於其君也茅一桂不曉終字之義遂改此終忠為願忠而莊本從之謬矣道藏本到本末本並作終忠此

賞少而勸善者眾也念孫案天下為忠之臣者當作天下之為臣者呂氏春秋義賞篇引孔子曰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即淮南所本也今本之為二字誤倒又衍一忠字此賞少而勸善者眾也當作此賞少而勸眾者也上文云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眾正與此句相應下文曰此刑省而姦禁者也此用約而為德者也此入多而無怨者也句法竝與此同今本眾者二字誤倒又衍一善字善字涉下文勸善而衍

右服失馬 獲之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高注曰服中央馬注同叔子田箋兩服中央夾轅者義與高念孫案右服失馬馬字因注文而行服為中央馬則不須更言馬矣呂氏春秋愛士篇正作右服失失與又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高注云將獲穆公則正文獲上有將字也將獲未獲故人得而救之若己為晉所獲則不能救矣

管金

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為信念孫案如高注則金字當為璽字之誤然金與璽字不相似璽字無緣誤為金蓋俗書璽字或作金因誤為金矣五音集韻云璽俗作金

法令者

夫法令者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愚夫蠢婦各本蠢誤作蠢辨見地刑篇其人蠢愚下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念孫案法令下行者字法令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相對為文

然而立秋之後

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外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舛市之人血流於路念孫案下然而二字因上然而而衍立秋之後五句即承上舛之罪刑戮之羞言之不當更有然而二字

夫今 斬首拜爵

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念孫案夫今當為今夫斬首下脫者字斬首者拜爵屈撓者要斬相對為文羣書治要引此有者字

隊階

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案念孫案隊階二字義不可通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隊

字之誤也在作則因下文皆字而誤逸周書武順篇曰五五二十五曰元卒西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為伯也篇曰正行五連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通典兵一引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是隊為伯之半故曰隊伯之卒篇曰躡足行伍之制而備起什伯之中

波至而自投於水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念孫案波至而下當有恐字下文惑於恐舛而反忘生也即承此句言之羣書治要意林藝文類聚舟車部白帖六十三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六舟部二引此皆作波至而恐

患弗過

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念孫案過當從劉本朱本作過字之誤也

可傳於後世

世俗言曰葬舛人者裘不可以藏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綿繇曼用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可傳於後世無益於舛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衣以譬之念孫案裘無益於舛者而足以養生故曰可傳於後世劉本作不可傳於後世不字因上文不可以藏而衍者本與劉本同社本唯道藏本無不字

不待戶牖之行

使鬼神能元化則不待戶牖之行念孫案之當作而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二引此正作不待戶牖而行

故馬免人於難者六句內脫文

故馬免人於難者其舛也葬之牛其舛也葬以大車為薦念孫案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獸部八引此竝作故馬免人於難者其舛也葬之以惟為余牛有德於人者其舛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為薦今本葬之下脫去以惟為余四字牛下脫去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去之字大車下脫去之箱二字當補入

炎帝於火 禹勞天下 后稷作稼穡

故炎帝於火舛而為龍各本舛而皆誤作舛禹勞天下舛而為社后稷作稼穡舛而為稷念孫案炎帝於火本作文帝作火於字或書作於形與作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火部二引作於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居處部十四引此正作作史記孝武紀索隱藝文類聚火部廣韻竈字注引此竝作作禹勞天下勞下本有力字故高注曰勞力天下謂治水之功也道藏本劉本皆如是各本無力字者據已脫之正文則未脫之注文耳莊刻從各本剛力字非是高注簡務屬亦云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

今本無力字者後人誤以為行文而刪之耳古者謂勤為力六雅為民箋勞力天下猶言勤勞天下秦族篇曰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是也倒言之則曰力勞主術篇曰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是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引此無力字亦後人依誤本刪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正文注文並作勞力論衡祭意篇或曰炎帝作火以而為竈禹勞力天下外而為社所引即淮南之文后稷作稼穡后稷本作周棄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魯語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此皆淮南所本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此並作周棄高注當云周棄后稷也今本云稷周棄也此亦後人所改

淮南內篇第十四

詮言

及宗

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高注曰謂及己之性宗念孫案及皆當為反字之誤也宗者本也言莫能反其本也下文云能反其所生即反宗之謂故高注曰反己之性宗也說山篇曰吾將反吾宗矣又曰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高注並云宗本也是其證分而為萬物文選演連珠注引作分為萬殊案上文既云物以羣分此無庸復言分為萬物疑作萬殊者是也今本殊作物蓋涉下文萬物而誤

亡乎萬物之中

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高注曰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念孫案莊本改亡為存正與此義相反

動有章則詞

星劉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劉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引之曰詞當為詞凡隸書可字之在旁者或作漢魯相史晨魯碑後碑神歌吹笙歌作與詞相似因誤為詞詞謂相說詞也動有章則人詞之行有迹則人議之也說林篇曰有為則議多事固苛高注曰蘇秦為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苛與詞同議字古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讀與為為謂為讀若謫淮南與蘇故此及說林篇皆以詞議為韻若作詞則失其韻矣

貴其所有

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念孫案貴與賤相反長與短相反若有與短則非相反之名有當為倫字之誤也倫字或作倫因倫長也言人皆貴其所長而賤其所短也淮南王遜父諱故不言長而言倫

物莫不足滑其調 獨盡其調

五行異氣而皆通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 其美在調

日引邪欲而澆

其身夫調

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念孫案物莫不足滑其調當作物莫足滑其和滑亂也見原道傳真精神三言通於道者物莫能亂其天和也今本莫下行不字文兩不和字又誤作調原道篇曰不以欲滑和復真篇曰不足以滑其和和精神篇曰何足以滑和莊子德充符篇曰不足以滑和諸書皆言滑和無言滑調者且和與為何為韻古讀若調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兵略篇敵若反辭為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特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案獨盡其調亦當為和和與奇為移虧為韻奇為移虧古音皆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秦族篇五行異氣而皆通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本件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字雖誤而和字不誤且上句無通字下句無同字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一引此正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泰族又云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本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刑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通物各有立案其美在調亦當為和之治為韻和權施宜為韻和施宜古音在歌韻權在元韻歌二若作調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泰族又云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案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本作日引邪欲而澆其天和節原道所云以欲滑和也文子下德篇作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是其明證矣今本澆其下衍身字四下文天誤為夫和誤為調遂致文不成義且聲爭性為韻和何為韻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和調二字形聲皆不相近無因致誤而以上五段和字皆誤作調殊不可解

以欲用害性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念孫案劉本無下用字是也此因上用字而衍

所無 所有

聖人守其所以有已與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念孫案求其所無本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有本作脩其所已有此皆承上文而申言之不當有異文今本作求其所無脩其所有皆後人以意改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已有文子符言篇同下文亦云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

勸而就利者

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念孫案勸下而字因下句而衍文子符言篇無而字

不為善

故不為善不避醜道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念孫案善當為好不為好不避醜道天之道猶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也今作不為善者後人據文子符言篇改之耳好醜道為韻始已理為韻謀時期為韻得福則為韻若作善則失其韻矣

旁禍 旁福

內無旁禍外無旁福念孫案旁字義不可通文子符言篇作奇禍奇福是也俗書奇字作奇旁字作旁二形相似而誤

生貴

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引之曰貴當為責字之誤也此言為善則觀之者多觀之者多則責之者必備下文曰責多功鮮無以塞之正謂此也文子符言篇作為善即勸勸即生貴

受名 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與則道行

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念孫案受當為愛字之誤也愛名則不愛道故道不用也文子符言篇正作愛又下文喜德者必多怨喜子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與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案此當作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與則道不行道行則人無位矣高注云無位無所立也即上文所謂人愛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也今本為能誤作唯能無愛名誤作為受名道不行又脫不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韓詩外傳云唯滅跡於人能與而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與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是其證勝理二字說見後勝心一條下

貨數

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引之曰貨當為背字之誤也背數而任己謂背自然之數而任一己之私與上句釋公而就私同意文子符言篇作倍道而任己倍與背同下文又云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

立名於為質 忘為質 不忌其容

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循故而事不順時今本循作備順作須並誤念孫案質當為賢賢質其書相似故賢誤為質逆周書官人篇有賜於仁為賢與為善義正相承文子作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是其證又下文無須與忘為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忌其容者必累其形案此當作無須與忘其為賢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忌其為容者必累其形今本上二句內脫其字下二句內脫為字為容與為賢相對百步之中而必為儀容則形賢字又誤為質此即承上欲立名於為賢則治不循故事不順時言之故高注曰常思為賢不循自然則性困也高注賢字亦誤為質文子作夫須與無忘其為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是其證

不足以斃身

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高注更責也事之敗也不足以斃身念孫案不足以斃身不字涉上文而衍此言功成則不足以償其責事敗則適足以斃其身也文子符言篇作事敗足以斃身是其證

善說而亡國

公孫龍案於辭而賈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念孫案亡國當作亡身故高注曰蘇秦外於齊也今本身作國者涉下文治國而誤又案高注本在蘇秦善說而亡身之下今本在亡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亡字絕句而以國字下屬為句大謬此句與上二句相對為文若讀蘇秦善說而亡為句則與上二句不對下文由其

外釋交

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陳氏觀樓曰外釋交之策當為釋外交之策上文外交而為援是其證

不以位為患
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可謂無為矣劉本患作惠念孫案劉本是不以位為惠謂不假位以行其惠也為惠與為暴相對主術篇曰重為惠重為暴則治道通矣義與此同

圖

一人之力以圍強敵念孫案圍當為圍字之誤也圍與樂同劉續改圍為禦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勝心 勝欲 勝理

聖人勝心眾人勝欲念孫案勝任也言聖人任心眾人任欲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聖人先立乎其長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聖人任心也若眾人則縱耳目之欲而不以心制之故曰眾人任欲也下文曰會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高注三關謂會視聽今本正文三關作三官注作三官三關會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今據以訂正以義為制者心也又曰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皆其證矣說苑說議篇曰聖人以心導耳目小入以耳目導心即此所謂聖人勝心眾人勝欲也說文勝任也在與勝聲相近任心在欲之為勝心勝欲猶戴任之為戴勝月命戴勝降于桑名氏高解聖人勝心曰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則誤以勝為勝敗之勝矣如高說則是心與耳目無以異下文何以言三關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乎又解眾人勝欲曰心欲之而能勝止也心欲之而能勝止則是賢人矣安得謂之眾人乎且下文言欲不可勝則勝之訓為任明矣文字符言篇作聖人不勝其心眾人不勝其欲此亦未解勝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又下文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為能勝理而無愛名此句今本多誤字勝亦任也言任理而不愛名也隨天地自然即所謂任理也呂氏春秋通音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亦謂任理為勝理也高注曰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以事理為情欲義不可通皆由誤以勝為勝敗之勝故多抵悟矣

從事於性

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念孫案此本作故聖人損欲而從性上文曰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故此言損欲而從性也後人改從性為從事於性則似入股中語矣文字符言篇正作損欲而從性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損欲而存性雖存與從不同而皆無事於二字

因而不生

凡治身善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寢疵之與與發同義各本與改引症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念孫案邪氣因而不生本作邪氣自不生言治身善性皆得其道則邪氣自然不生非常恐其生而豫備之也今本作邪氣因而不生者自誤為因自字相似而誤後人又加而字耳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邪氣自不生

在智 在力

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念孫案在皆當為任字之誤也言當因時而動不可任智任力也上文曰失道而任智者必危又曰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危術也皆其證

不滅 不沒

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念孫案滅當為滅沒當為設皆字之誤也滅字俗書作滅形與滅相似設與沒草書亦相似滅古滅字鼓本無聲擊之而後有聲鏡本無形物來而後有形故曰鼓不滅於聲鏡不設於形作滅作沒則義不可通矣文選演連珠注引此作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文字上德篇作鼓不滅聲故能有聲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是其證

弗吹弗聲

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籥有音弗吹弗聲劉本依文字符言篇改弗聲為無聲而諸本皆從之此本念孫案劉改非也白虎通義曰聲者鳴也言管籥有音弗吹弗鳴也兵略篇曰彈琴瑟聲鐘琴亦謂鳴鐘琴也劉誤以聲為聲音之聲故依文字改之耳金石有聲管籥有音音亦聲也此謂聲弗叩弗鳴弗吹弗聲聲亦鳴也與聲音之聲異義若云弗吹無聲則與上文不類矣

怨

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劉本依文字符言篇改怨為惡念孫案劉改是也譽與毀對善與惡對道藏本

作怨者涉上文兩怨字而誤

勇可以託天下

能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勇可以託天下也念孫案易猶則也老子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天下道應篇引作勇可以託天下是其證荀子禮論篇三者備也勇無安人史記禮書作則無安道藏本劉本朱本竝作勇茅一桂不解勇字之義而改勇作為莊本從之謬矣

持無所監

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今本高注云持無所監所監者非元德故為狂生李善注文選任昉范僕射詩曰淮南子曰臺無所監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鑿者非元德故為狂生臺古握字也念孫案如李注所引則今本正文及高注皆經後人刪改明矣又案臺與握不同字臺當為臺字之誤也說文臺古文握故高注云臺持也又云臺古握字也後人不知臺為臺之誤而改臺為持又改高注臺持也為持無所監并刪去臺古握字也五字以滅其跡甚矣其妄也

怨無所滅

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念孫案怨無所滅文子道德篇作無所怨憾是也道固當誅故受誅者無所怨憾今本怨字誤在無所上憾字又誤作滅則文不成義

屈奇

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高注曰屈短奇長也念孫案屈奇猶瑰異耳周官闈人奇服怪民不入宮鄭注曰奇服衣非常屈奇之服即奇服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摧萎岷嶠義與屈奇相近屈奇雙聲字似不當分為兩義也

捉得其齊

善博者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高注曰齊得其適也念孫案捉當為投投得其齊謂投著也秦策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行由其理謂行某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博是也隸書投字或作找捉字或作捉二形相似故投誤為捉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此正作投

馳

馳者不食最先不恐獨後高注曰馳競驅也劉曰馳除救切莊曰馳即馳字省文孫備脩程文學說皆如是孫氏頤谷讀書陸錄曰玉篇馳除救切廣韻在四十九卷注皆訓為競馳與高注正合非馳之省文也念孫案劉注及孫頤谷說是也玉篇廣韻競馳之訓既本於高注則讀馳為貞亦必本於高注今本高注有義無音寫者脫之耳馳之言逐也逐馳古同聲大畜九三良馬逐釋文逐如字鄭本作逐逐云晉灼注漢書五行志曰競走曰逐故高兩馬走也一音青海州北經夸父與日逐走郭注逐音青注言競驅若是馳字則但可訓為驅不可訓為競驅矣與人競驅故云不食最先不恐獨後若但曰馳則無先後之可言矣孫程必以為馳之省文者徒以說文無馳字故耳不知是書之字固有說文所不收者且馳謂之馳競驅謂之馳一從勇聲一從由聲馳從由聲與青音同不得以甲代乙也

不通

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念孫案通本作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術達為韻道守為韻改達為通則失其韻矣據高注云無術不能達則正文作達甚明

設臚

周公設臚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高注曰臚臚前肩之美也引之曰大雅既醉箋設牲體也牲體多矣不應獨言臚臚當為臚如低反凡臚書從臚從臚說文臚有骨醢也或作臚爾雅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醢周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虞鸞鹿鸞麋鸞是也設俎實也臚豆實也設臚猶言俎豆耳設臚鍾鼓各為一物文正相對

弗能無害也

俎豆之別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念孫案弗能無害謂雖弗能亦無害於事也故下文云弗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莊本書上脫無字益為劉本所誤

大本

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念孫案兩大字一本字皆義不可通此文當作故始於都者常卒於鄙始於樂者常卒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莊子人閒世篇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即淮南所本也上文曰故者始於治常卒於陰以慧治國今本上兩卒字作大下一卒字作本者隸書卒或作卒本或作卒一形相似故卒誤為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亦本莊子

本墨子備高韓歸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漢書游俠傳上兩木字又脫其下牛而為大耳

以相響 反生鬪

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響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念孫案文選鮑照結客少年場行注引此以相響響上有賓字反生鬪反上有乃字句法較為完籍

席之先菴簞四句

席之先菴簞樽之上元酒各本酒作樽因上樽字而誤今祖之先生魚豆之先菴奠念孫案此本作席之上先菴簞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樽之上先元酒祖之上先生魚豆之上先菴奠席之上三字連讀先菴簞三字連讀下三句竝同後人不曉文義而以意刪之或刪上字或刪先字斯為謬矣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太平御覽服用部十竝引此席之上先菴簞樽之上先元酒初學記器物部引此豆之上先大羹是其證

衰其暑 大熱 質有之

大寒地圻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燥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引之曰火弗為衰其暑暑當為熱大熱燥石流金熱當為暑二字互誤火可言熱不可言暑且熱與烈為韻若作暑則失其韻矣下文舉暑二字正承大寒大暑言之若云大寒大熱則又與下文不合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熱暑二字互誤已與今本同文選演連珠注引此正作火弗為衰其熱質有之也之當為定言火有一定之質故不為寒暑損益也定字俗書作交因誤而為之御覽引此已誤

爾

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自外而天地無窮爾滔矣高注滔曼長也念孫案兩爾字義不可通劉本爾作亦是也余字俗書作尔與亦相似亦誤為尔後人因改為爾矣漢書司馬相如傳茲亦於舜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故居今本亦並作爾皆是亦誤為尔又改為爾也

累積其德

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引之曰累積其德當依文字符言篇作不累其德累積如負累之累言中心恬漠外物不能累其德也下二句云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自信其情與不累其德文寫者脫去不字校書者又誤讀累為積累之累因加積字耳

淮南內篇第十五

兵略

大論

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念孫案大當為天字之誤也論與倫同王制五刑必即天論鄭注論或為倫釋文論音倫理也倫通也見小雅正月篇毛傳論論古多通用莊本改論為倫未達假借之義倫也論語微子篇包咸注言為天道之所不取也文子上義篇正作天倫

其國

乃發號施令曰道藏本無曰字莊依劉本增曰字是也太平御覽引此有曰字文子同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念孫案其當為某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某國司馬法仁本篇亦云某國為不道征之

故不可得而觀

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念孫案不可得而觀本作不得觀其形後人以形與端韻不相協故改為不可得而觀也不知元耕一部古或相通說文變從衰聲而居風扶社篇獨行異與齊姓為韻齊風還南精神篇曰以道為綱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當齊俗篇曰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道應篇曰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解卑讓使民不爭又莊子大宗師篇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也問書時類曰螭蟠不噴水灑淫漫蟄不出要節后命王瓜不生因於百姓漢書貢禹傳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先榮何以禮讓為史書而仕官何以謹慎為勇猛而墮官外咸傳悼李夫人賦曰起兮而征兮兮不見大元進次二日進以中刑大八獨見取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論語齊魯樂淫衍也宗其高年鬼待教也易林姤之臨曰禹召諸侯會稽南山執玉萬國天下聚當升之震曰當變立構趨解思難澆然冰釋大國以震皆以元耕二部通用形字正與端為韻也人能觀天而不能知其形故曰不得觀其形非謂不可得而觀也文子自然篇正作故不得觀其形

極之

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念孫案刑竝與形同可謂極之矣當作可謂極之極矣形者兵之極至於無形故曰極之極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可謂極之極矣鈔本如是刻本作可謂極矣乃後人妄刪

同欲相助

故同利相與同情相成同欲相助念孫案同欲相助當作同欲相趨趨七句同惡相助今本上句脫相趨二字下句脫反向也

同惡二字同欲同惡相對為文且利秋為韻情成爲韻欲趨爲韻惡助爲韻欲與助則非韻矣古韻欲趨屬庚部惡助屬微部史記吳王濞傳同惡相助同好相盟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秋是其證文子自然篇作同行者相助此以意改耳呂氏春秋察微篇亦云同惡固相助

兵交 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念孫案兵交當為交兵文子上義篇正作交兵接刃下文亦云不待交兵接刃

維袍縮而鼓之高注曰縮貫也袍係於臂以擊鼓也念孫案維袍縮而鼓之殊為不詞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此作縮袍而鼓之無維字是也袍字本在縮字下故高注先釋縮後釋袍因袍字誤在縮字上後人又以高注言袍係於臂因加維字耳不知縮字已兼維係之義無庸更言維也

脫句

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脫一字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忌遺此候之官也隨路逐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輶并寬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與無遺輶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引之曰下言五官而上祇有四官窮者脫其一也兵甲治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自論除謹至兵甲治皆司馬之事非尉之事且句法亦與下不同自正行五以下乃是尉之事耳司馬也尉也候也司空也輿也所謂五官也左傳成二年晉軍有司馬司空與帥侯正亞旅襄十九年晉軍有軍尉司馬司空與尉侯奄官名與此略同而其數皆五足以相證矣漢書百官公卿表衛尉尉官諸屯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曲有軍侯一人通典兵類引一說曰凡立軍二百人立候四百人立司馬八百人立尉

鄭注

管者楚人地南卷沅湖北繞潁泗而包巴蜀東襄郟淮高注曰巴蜀郟淮地名念孫案郟淮本作郟邱注此後人妄改之也淮乃水名非地名與高注不合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三引此正作郟邱沅湘潁泗皆水名巴蜀郟邱皆地名漢郟縣故城在今郟州東北下郟故城在今郟州東二縣相連故並言之史記楚世家亦云郟費郟邱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念孫案太平御覽引作山高尋雲谿谿肆無景是也谿淡二字連讀今本脫淡字則與上句不對肆無景三字連讀故高注云肆極也極谿之淡不見景也若以谿肆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晉書羊祜傳高山尋雲谿淡谷肆無景即用淮南語

錐矢

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高注曰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引之曰錐當為鏃注內箭羽當為翦羽皆字之誤也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鏃說文同方音曰箭江注之謂錐大雅行葦篇曰四鏃既鈞周官弓矢曰殺矢鏃矢不出竟場鏃字亦作鏃士卷禮是其明證矣下文云疾如鏃矢鏃亦鏃之誤疾字鏃書作鏃佳字鏃書作鏃形相似鏃矢之字非謂為鏃即謂為鏃疾如錐矢鏃如雷電解如風雨文與此同則錐矢亦是鏃矢之誤高注以錐矢為小矢非也史記蘇秦傳又誤作鏃矢鏃引呂氏春秋賈本篇所為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今本呂氏春秋秋說作鏃矢莊子天下篇鏃矢之疾鏃亦鏃之誤郭象注非也賜冠子世兵篇鏃如鏃矢鏃本或作鏃亦當以作鏃者為是

大地

楚國之強大地計厭中分天下念孫案大當為支字之誤也地論篇云度地計厭度與支皆計也大戴禮休傳篇燕支他計厭不與齊均盧辯曰支猶計也賈子胎教篇作度地計厭

棘棗

伐棘棗而為矜高注曰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念孫案棘棗本作燃棗注同此亦後人妄改之也魏風園有桃傳云棘棗也說文棘小棗叢生者皆不訓為酸棗改燃為棘則與高注不合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柀柀索隱徐廣曰燃棗也而善反說文曰燃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燃棗以為矜索隱引作燃棗而酸小棗之訓又與高注合則正文注文皆作燃棗明矣下句注云燃矜以內鑽鑿即燃字之誤

所以加 所勝

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念孫案上二句當作故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服者小今本加上衍以字服字又誤作勝服勝左畔相側又因下言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猶言勢之所服耳服與制義相近若作勝則非其指矣漢書刑法志作文之所加者淡則武之所服者大文子下德篇作文之所加者淡則權之所服者大皆其證

者倅

德均則服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者俾則有數者禽無數劉本改者俾為勢俾而莊本從之念孫案劉改非也者當為智字之誤也上下文者相似又因力敵二字承服者勝寡而言言眾寡相等則智者勝愚也智俾二字又承智者勝愚而言言智相等則有數者禽無數也劉改為勢俾則義與上句不相承且與力敵相複矣數謂兵法也詮言篇曰慮不勝數事不勝道故曰智俾則有數者禽無數也文子上禮篇正作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元逐

神出而鬼行星耀而元逐進退詘伸不見朕整玉篇整古文孫案逐當為運元運天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文謂之元言如星之耀如天之運也覽冥篇曰日行而月動星耀而元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垣是其明證也運字古讀若云呂氏春秋論大綱引夏書天子之德廣運與文為韻管子形勢篇受解者名之運也與命上篇管仲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中篇運作員莊子天運篇釋文曰天運司馬作天員與整為韻若作逐則失其管子戒篇四時云下而萬物化云即運字說文場一名運日劉遠吳都賦注作雲日韻矣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於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於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念孫案此本作發如秋風疾如駭電以生擊於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今本秋風作秋風字之誤也俗書秋字作秋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六引此作炎風炎亦秋之誤陳再調依俗本改為秋風發如秋風言其疾也漢書韓長孺傳匈奴輕疾悍至之兵也至如秋風去如收電顏師古曰秋風疾風也故月令秋風暴雨總至呂氏春秋孟春篇作疾風若作秋風則非其指矣疾如駭電今本作駭龍龍字涉上文龍騰而衍龍下當字即電字之誤後人誤以當字下屬為句以生擊於四句之上加故於駭龍之下妄加注禪耳今本注云龍魚也後人之疾也宋海外而經之龍魚不得謂之駭龍且與上楚辭九歌凌濛雷以駭電為駭電與秋風事正相類故以比用兵之神速管子兵法篇云追逐遁若飄風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通傳飄至風起飄注飄讀曰秋擊刺若雷電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雷電飄風暴雨漢書云至如秋風去如收電義並與此同舊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疾如駭電無龍當二字陳再調依俗本改為駭龍又加當字

不用達

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劉續曰行用字

親刃

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念孫案親刃二字義不可通劉本作親力義亦不可通刃當為劓寫者脫其半耳說文劓粘也引隱元年左傳不義不類或作劓今左傳作劓親劓即親暱也支體親暱謂從心也支體撓北謂不從心也親暱之暱古音在職部故與北為韻小雅菴柳篇無自暱焉與息極為韻是其證

誠必

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勁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念孫案誠必與專一相對為文勇敢與誠必相因為義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荀子致士篇曰入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枝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是古書多以誠必連文劉本誠必作誠心因上文心誠而誤諸本與劉本同唯道藏本作誠必莊不從藏本而從諸本謬矣

卻笠發笱

峽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蟻卻笠居羊腸道發笱門念孫案卻笠居後漢書杜篤傳注引作笠笠居是也笠笠與龍蛇相對為文謂山形偃覆如笠笠故高注有偃覆之語今本作卻笠居注云卻偃覆也笠登覽引同案卻笠二字文不成義訓卻為偃覆亦義不可通疑傳寫錯誤也注內登字即笠字之誤發笱二字於義無取發笱當作魚笱羊腸魚笱相對為文高注發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發笱二字亦因正文而衍太平御覽兵部二及後漢書注引此並作魚笱門御覽引注文亦無發笱二字

搶搶

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渴推其搶搶擄其揭揭高注曰搶搶欲卧也揭揭欲拔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搶字搶當為撻字之誤也注撻古撻字也考工記矢人夾而撻之釋文撻本又注內欲欲當為欲什亦字之誤也搖搖者動而欲什也因其欲什而推之故曰推其搖搖文武戶銘曰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意與此相近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推其搖搖錄書撻字或作撻漢書司馬相如因誤而為撻管子白心篇夫不能自撻者夫

或措之措亦措字之誤蓋世人少見措措二字故傳寫多差而楊慎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措字引淮南子推其

措措其揭揭不知其字而以意為之斯為謬矣

設尉施伏 敵人之兵
善用開謀審錯規慮設尉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逼備此謂知權念孫案設尉施伏當作設施

尉伏高注草木盛曰尉伏兵於其中故曰尉伏可言設尉伏不可言設尉也且審錯規慮設尉施伏相對為文若

作設尉施伏則與上句不對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下文云設規慮施尉伏是其明證矣敵人之兵無所逼備太平御覽引此

敵入上有使字於義為長

得失

計定謀決明於外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念孫案失當為時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錯得時

必勝之攻

持亂

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念孫案攻當為數此涉上下文攻字而誤

也數術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必勝之數

靜以合躁治以持亂念孫案持當為待字之誤也續書待持二字相似公會大夫禮左人待戰古文待為持待猶禦

步銷 趨曰何趨馳

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引之曰銷字義不可通銷當作趨謙書趨字作諺見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與銷相似而誤淮南書

中趨字多有作趨者諸本多改作趨唯嚴本未改故知銷為彭之誤人不及步趨者用兵神速敵人不及走避也趨字入聲則音

促正與上下文之木趨較木角格為韻

說林篇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案馳字非原文所有蓋後人見字書韻書趨之趨音馳故旁記馳字而寫者

遂誤入正文也不知此趨字七俱乃趨之變體與音馳之趨相似而實非也步為徐行趨為疾行故先言步後言趨

高注步徐行也正以別於下句之趨也步曰何故步與故為韻趨曰何趨趨與趨為韻或曰當作趨曰何馳今知不

然者馳乃馬疾行之名人行不得言馳也

開閉

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念孫案開當為闕寒暑無所不入故不可關閉作開則義不可通矣俗書闕字作開

開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誤詳見道應篇東開鴻濛之炎下

腐荷之楨 獨射

夫栝淇衛籥籥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縢腐荷之楨然猶不能獨射也今本注曰楨猶矢也念孫案腐荷之楨楨

本作檣不能獨射射本作穿高注本作檣大楨也說文及儒行注槩十年左傳注之同檣本作楨此言栝淇衛籥籥而載之以銀錫則雖

薄縞之縢腐荷之楨亦不能穿下文曰若假之筋角之力各本脫若字今據舊本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補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

徑於革盾矣正與此相反也汜論篇曰隆衝以攻渠楨以守高彼注曰楨楨也所以禦矢也韋昭注吳語曰渠楨

也楨與盾皆所以禦五兵故彼言渠楨以守此言薄縞之縢腐荷之楨猶不能穿齊策云攻城之費百姓理若楨

則非其類矣且腐荷之楨不能穿謂矢不能穿楨也今本作腐荷之楨楨即矢則其義不可通矣後人不知楨

為楨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為不能獨射以牽合楨字又改高注之楨大楨也為楨猶矢也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

也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十三引此正作腐荷之楨陳馬說楨本改楨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八楨下引此同又

引高注云楨大楨也又今本不能獨射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軍器部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八十八珍寶

部十一並引作不能獨穿今據以訂正

不外其爪 噬不見齒

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念孫案虎豹不外其爪與上句匿其爪

相複爪當作牙此即涉上句爪字而誤噬不見齒若仍指虎豹言之則又與不外其牙相複當作噬犬不見其齒

與上句相對為文今本脫去犬字其字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四引此正作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陳馬

俗本改為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太平御覽兵部二同

民

兵之所以強者民也念孫案文子上義篇作兵之所以強者必外也於義為長下句民之所以必外者義也即承此句言之上文曰百人必外賢於萬人之必北是兵之所以強者必外也今本作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字疑涉下句而誤

上親下

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外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凶念孫案上親下如弟親亦當為視字之誤也上文正作上視下如弟

矢射 以其安危

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其安危也念孫案矢射當為矢石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三引此已誤意林引此正作矢石劉晷新論兵術篇同上文云所以程寒暑所以齊勞佚所以同創萬則此以其安危上亦當有所字

二積

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外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與已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難眾兵猶且弱也念孫案二積當為二責此因上文諸積字而誤二責謂為主勞為主外故曰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猶責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二引此正作責

敦六博

彈琴瑟聲鐘竿敦六博投高壺高注曰敦者致也念孫案古無訓敦為致者六博言致亦於義無取今案敦六博投高壺敦亦投也敦音都回反邛風北門篇王事敦我鄭箋曰敦猶投擲也是敦與投同義投謂投箸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博是也

負兵

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外決疑不辟異高注曰負程念孫案負與程義相近負當為員草書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說山篇云春至且日不中員程漢書尹翁歸傳云責以員程是員與程同義員為程式之程又為程量之程備行曰驚蟲擾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曰程猶量也捕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也此言便國不員兵亦謂不程量其兵之眾寡故高注訓員為程也

至於

是謂至於窈窕冥冥孰知其情念孫案於當為於古書旌字或作旌形與於相近因誤為於續漢書天文志會稽人誤作於旌冥情三字為韻旌與精同主術篇曰故至精之像窈窕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老子曰窈冥兮其中有精莊子在宥篇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皆其證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漢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師工旌密即精密是精與旌古字通

奇正責

明於奇正責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禮祥陳氏觀樓曰正字後人所加奇責以下皆二字連讀上文云明於刑德奇責之數高注奇責陰陽奇祕之要是其證說文作奇侯史記倉公傳作奇咳漢書藝文志作奇駭竝字異而義同

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

凡國有難君自官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念孫案即當為身在將軍身為句今國有難為句隸書身字或作身與即字左半相似因誤而為即願請子將而應之請字涉下文還請而衍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五七十一儀式部引此竝作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是其證

亦以

臣既以受制於前矣已與巴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念孫案亦以垂一言之命以當為無今作以者涉上文既以而誤軍不可從中御故曰臣無還請君亦無垂一言之命於臣兩無字相因為義今本下無字作以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正作無

國之實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係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念孫案實當為實字之誤也孫子地形篇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係而利合於主國之實也此即淮南所本今作國之實則義不可通矣且實與係道為韻若作實則失其韻矣上下文皆用韻

說山

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吾聞得之矣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魄曰吾直有所遇之耳念孫案何得而聞也上本有魄曰無有四字魄問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故魂答曰吾直有所遇之耳今本脫此四字則義不可通此因兩魄曰無有藝文類聚靈異部下太平御覽妖異部一所引並有此四字又下文魄曰吾聞得之矣聞字涉上文而行

小學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念孫案學當爲覺字之誤也小覺與大迷相對小慧與大愚相對今作小學則非其指矣文子上德篇正作不覺不大迷又案高注本作小覺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今本作小學不博不能通道者覺誤爲學後人因加不博二字也下注云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與此相對爲文則此注原無不博二字明矣

千歲之鯉不能避 引輻者爲之止也

脩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柁車引輻者爲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情之至也念孫案千歲之鯉不能避本作得千歲之鯉高注故得千歲之鯉也是其證今本作千歲之鯉不能避者句首脫去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遂於句末加不能避三字耳初學記麟介部太平御覽產部十四麟介部八引此並作脩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則所見本下引輻者爲之止下又行也字因下文精之此文以鯉止喜三字爲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

聽雷者聾

視日者眩聽雷者聾念孫案人視日則眩聽雷則未必聾也玉篇聾安江切淮南子曰聽雷者聾注云耳中聾聾然

不能有

爲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念孫案不能有也本作不能無爲也下文不能無爲者卽承此句而申言之高注云好憎情欲不能恬淡靜漠故曰不能無爲也是其明證矣今本作不能有者涉下文不能有爲而誤文字

精誠篇正作爲者不能無爲也

有言者 載無 之神者

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句之神者今本此下有高注云道聽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傷其神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念孫案無言而神有言則傷相對爲文有言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上下文者字而誤衍也下文有言則傷其神有言下亦無者字無言而神者載無無下當有也字上文云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皆與此文同一例陳氏觀樓曰有言則傷其神絕句高注故曰傷其神之神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不連上句讀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高注道賤有言云云本在在言則傷其神之下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作一句讀而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念孫案文字作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今本有字誤在傷字下又脫其字已誤讀淮南之文後人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卽爲文字所惑也

不可使長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長竹才反高注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念孫案不可使長長下當有言字高注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有言字明矣脫去言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鳥部中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一引此皆有言字

一淵不兩蛟下脫文

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念孫案一淵不兩蛟卽承上文言之以明物不兩大之意而語勢未了其下必有脫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一淵不兩蛟下有一棲不兩雄韓子揚一棲兩雄一則定兩則爭凡十一字又引高注云以日月不得並明一國不可兩君也上文一淵不兩蛟下引蛟今本高注同則此今本皆脫當據補文字上德篇亦云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卽定兩卽爭

子見子夏 見之

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念孫案子見子夏當作曾子見子夏事見韓子喻老篇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當作魏文侯之見反被裘而負芻也自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以下皆與此文同一例魏文侯事見新序雜事篇

叔市

拘囹圜者以日為脩當叔市者以日為短念孫案叔市本作市外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此竝作市外釋名亦云市外曰棄市

不用劍

夫至巧不用劍高注曰巧在心事故不用劍引之曰至巧不用劍本至巧不用劍繩高注同原道篇曰規矩不子辨攝篇曰待鉤繩規矩而齊俗篇曰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也即此所云至巧不用鉤繩也正者是創其性也又見下齊俗篇此注所云巧在心事故不用鉤繩也然則今本正文及注內兩劍字皆鉤字之誤而鉤下又脫繩字明矣案御覽引此亦作至巧不用劍而引高注則云巧在心事故不用劍繩然則御覽所引本作鉤繩而今本作劍者又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也

誕者

申徒狄負后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為常念孫案誕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文濁者而誤高注曰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為常則無者字明矣秦族篇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亦無者字

千年之松

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今本伏作茯苓乃後人所改呂氏春秋禮通篇注引此上有兔絲上有叢菁下有伏龜念孫案千年之松四字後人所加也此言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故上有兔絲則知下有伏苓云下二句劍之則此當免絲者變文協韻耳上有叢菁則知下有伏龜兔絲在伏苓之上故曰上有兔絲非謂在松之上也伏苓在兔絲之下故曰下有伏苓亦非謂在松之下也若云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上有兔絲則是以上下為松之上下矣然則上有叢菁下有伏龜又作何解乎高注云伏苓干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此謂松脂入地千年為伏苓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為伏苓非謂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也且注云兔絲生其上其字指伏苓而言不指松言則正文內本無千年之松四字明矣呂氏春秋禮通篇注太平御覽藥部六嘉祐本草補注埤雅引此皆無千年之松四字史記禮記通策傳引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亦無千年松之語

周之所存身所以凶

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甚宏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凶念孫案下一句存上脫以字身下脫之字

脩其歲

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念孫案脩其歲亦當作脩於歲

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

水濁而魚噓形勢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念孫案故國有賢君一句與上意絕不相屬蓋錯簡也案上文云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蟻藜藿為之不采此云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故字正承彼文而言賢君當作賢臣謂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猶山之有猛獸園之有螿蟻也鹽鐵論崇禮篇故春秋傳曰山有虎豹藜藿為之不採園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削漢書蓋寬饒傳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園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義竝與此同且采與里為韻今本下二句誤在此處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且賢臣作賢君亦與上文取譬之義不合高注有賢君德不可伐之語恐是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也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不敢伐之事則本作賢臣明矣晏子春秋雜篇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與折同後人不曉知字矣五字大謬詳見晏子呂氏春秋召類篇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是凡曰折衝千里者多指賢臣言之且國有賢臣與山有猛獸云同意故鹽鐵論以虎豹喻賢士而漢書亦以猛獸喻忠臣也文子上德篇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蟻藜藿為之不採園有賢臣折衝千里皆用淮南之文則此二句本在上文山有猛獸云云之下而賢君本作賢臣明矣又案萬里亦當依文子作千里敵國之遠可言千里不可言萬里也據高注云折衝車於千里之外則正文本作千里明矣

鉤

人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高注曰鉤釣也念孫案正文鉤字本作鈞注本作鈞鉤也鈞為釣魚之鈞又為鈞之別名故必須訓釋若鉤字則不須訓釋矣古多謂鈞為鈞故廣雅亦云鈞鈞也下文云操鈞上山揭斧入淵說林篇

云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魚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以上兩釣字高氏皆無注者注已見鬼谷子摩篇云如操釣而墜
溪淵東方朔七諫云以直鉞而為釣兮又何魚之能得皆其明證矣道藏本作愛己之釣注作鈞釣也此因正文釣
誤為鈞後人遂顛倒注文以就之耳劉績不得其解又改高注為鈞釣鈞也以曲為附會而舊本之蹤跡遂不可尋
矣諸本及莊本同淺學人但知鈞為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為鈞之別名故書傳中鈞字多改為鈞詳見莊子鈞餌下

攤柱

使蒼由其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媛攤柱號矣念孫案攤柱當為攤樹聲之誤也文選幽通賦注引此作抱樹太
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作攤樹

倉草

故倉草之獸不疾易敷水居之蟲不疾易水念孫案倉草本作草倉草會與水居相對為文寫者誤倒耳太平御覽
蟲多部一引此正作草倉莊子田子方篇同

禮而失禮

信有非禮而失禮念孫案當作信有非而禮有失下文此信之非此禮之失皆承此句言之今本而禮二字誤倒又
脫一有字衍一禮字遂致文不成義

不可慮

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念孫案物或不可慮文義未明且與上句不對文子上德篇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
豫慮賈誼鵬鳥賦天不可慮慮道不可豫謀即用淮南之文今本蓋脫豫字

既捐以糶

髮屯犁牛既捐以糶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高注曰捐無角糶無尾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
皆無捐糶二字捐糶當為科糶他果反後人從牛作糶傳寫者又誤為捐糶耳糶者隨字或作隨又作隨形與捐相
尉楊漢石門頌更隨園谷隨字作隨試都太守李翁折里捐糶謂隨物俱隨隨字作隨皆其證也又淮南地形篇
其人隋形兒上今本隋為作脩史記趙世家脩下而馮徐廣曰脩或作隋李斯傳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
皆以隸書脩脩相與科與糶皆禿貌也糶為禿也墨子脩身篇華髮墜顛而猶弗舍墜與糶同墜顛謂禿頂也故高注
云科無角糶無尾其實無角亦可謂之糶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兒隨與糶同齊俗篇隨兒於
既捐以糶

即隨隨說苑立節篇作射科糶糶與兒同集韻兒或作糶史記卷九十二諸侯年表兒作糶隨兒科糶皆謂兒之燕角
者也太元窮次四土不和木科糶范望曰科糶枝葉不布集韻引宋惟幹說云科糶木首枕也義與此科糶相近糶
字集韻又音徒禾切故太元與和為韻此與羈犧河為韻糶古讀若歌下文過人馬而解其糶與糶多為韻糶若
讀若今誤作糶則失其韻矣

寒顛

故寒顛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念孫案寒下亦當有者字上文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與此文同一例

必先始於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念孫案下必先二字因上必先而衍始於與必先相對
為文不當更有必先二字北堂書鈔樂部一藝文類聚樂部 太平御覽樂部三引此並作始於陽阿采菱無必先
二字

飯甌

斃筆飯甌各本誤作飯甌在旃茵之上各本編誤作飯甌太平御覽引作旃今據改甌與雖貪者不搏高注曰甌飯
帶甌讀甌之韻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甌字甌當作甌字之誤也說文甌甌空也孔安玉篇甌
或作甌亦作望胡圭古哇一切飯下空也楚辭哀時命璋珪雜於飯室分璋珪與飯室美惡相懸故以為喻此云斃
算飯甌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亦為其惡也見甌字不得音甌注當作甌讀甌之甌甌甌從圭聲故讀甌
如畫太平御覽器物部二引此已誤作甌洪興祖楚辭補注所引與御覽同唯注內音甌尚不誤楊慎古音餘於梗
韻收入甌字引高注甌讀甌之韻則為俗本所惑也

縱之所而已

為魚德者非孽而入淵為媛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所而已念孫案縱之所而已下當有利字淵者魚之所
利木者媛之所利故曰縱之所利而已高注故曰縱之其利而已也利上當有所字各本文脫利字引此已誤
而注文利字尚存莊本又改利字為所字則并注文亦無利字矣文子上德篇作縱之所利而已與高注利字合則
正文原有利字明矣

子車轂

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子車轂念孫案意林及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此子下並有之字於義為長

大相去之遠

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念孫案乃知其大亦因上文而衍乃知其相去之遠文義甚明句中不當有大字

設他

媒但者非學設他但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鬪爭權立而生不讓念孫案但與誕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與訛同設訛詐欺也說文設欺也又曰流州謂欺曰訛玉篇湯何意就篇設訛首匿愁勿聽頭師古曰設訛巧黠不實也或謂之訛設楚辭九章或訛設而不疑訛訛他字異而義同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訛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故曰媒但者非學設他但成而生不信也設他與鬪爭相對為文各本設他並誤作謾也或又於鬪爭下加也字以與謾也相對其謬滋甚惟道藏本不誤莊刻仍依各本作謾也又於鬪爭下加也字故特辯之

一人

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念孫案一人不得言相隨二人當作一人一人不並行則可以通天下故高注云言不並也

棄荏席後徽黑

文公棄荏席後徽黑咎犯辭歸高注曰晉文公棄其臥席之下徽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辭歸引之曰高讀棄荏席後徽黑為一句非也棄荏席為句後徽黑為句謂於荏席則棄之於人之徽黑者則後之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云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辱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再拜而辭是其證說苑後

桑葉

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念孫案桑葉當為木葉長年見木落而悲不當專指桑葉言之庾信枯樹賦引此正作木葉文選蜀都賦注文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九所引並與枯樹賦同

鼎錯

鼎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高注曰錯小鼎引之曰古無謂小鼎為錯者錯當為錯錯字本在鼎字上錯鼎小鼎也言小鼎雖日用而不足貴周鼎雖不爨而不可賤也說文曰錯鼎也廣雅讀若豐說林篇水火相憎錯在其間五味以和彼注云錯小鼎正與此注相同則錯為錯之誤明矣錯小鼎也小鼎謂之錯小鼎謂之錯小鼎貌謂之豐其義一也

知其且赦 所利害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念孫案兩知其且赦也其皆當為天天字或作天其字或作元二形相似而誤知天且赦而多殺人若漢桓帝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是也意林引此作或知天將赦而多活人或知天將赦而多活人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引作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活人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活人是其證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所上亦當有其字御覽引此正作其所利害異

徑天高

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念孫案天高上不當有徑字蓋衍文也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十八引此皆無徑字淮南內篇第十七

說林

舟桅

遽契其舟桅高注曰桅船弦板與桅同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念孫案桅與汜聲不相近徧考書傳亦無謂船舷板為桅者桅當為桅桅與汜同聲故讀從之桅字本作帆廣雅曰帆謂之舷謂船兩邊也集韻類篇並云帆或作桅桅字草書作桅因譌為桅矣楊慎古音餘於陷韻收入桅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桅音汜則為俗本所惑也

足以屨

足以蹙者淺矣然待所不蹙而後行習所知者福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念孫案足以蹙以亦當為所文子上德篇作足所踐是其證

雜禮

月照天下而蝕於蒼諸騰蛇游霧而始於啣蜺易力勝日而服於雞禮引之曰禮當為札札為禮後人因改為禮耳廣雅札甲也今本札調作鴉子人謂廣雅名也者相札也推誤曰札或作禮碑雅引此作雞禮則所見本已誤廣雅曰車振焦札也鈔本太平御覽引廣雅作鴉札刻本作雞禮亦是鈔本譌札為札刻本又改為禮也今本廣雅作鴉札亦札之譌鴉雞二字往往相亂說文曰雞祝鳩也昭十七年左傳注則云祝鳩鳩也然則淮南之雞札即廣雅之鴉札也此六句以諸禮為韻日札為韻成十六年左傳七札之札徐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內為之楬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楬高注曰楬律氣不安祥陳氏觀樓曰楬即拙字也莊子達生篇作凡外重者內拙是其證史記貨殖傳田農掘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楬

戴致之

均之篇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冠冠則戴致之練則蹙履之念孫案戴致二字義不相屬致當為致字之誤也俗書或作致與致相假而誤時廣韻致致戴物也致亦戴也豈亦履也致之言致開也廣雅曰致開載也又曰戴閣致也載與戴古字通文子上德篇作冠則戴枝之爾雅曰支載也支枝與致亦曾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布帛部六引此無致履二字此以意刪不可從

泛杭

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高注曰泛釣浮杭動則得魚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三引此杭作抗念孫案杭杭二字義與動皆不相近字當為抗抗誤為杭又誤為杭耳說文抗動也小雅正月篇天之抗我毛傳曰抗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以大抗鄭注曰抗搖動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楊翠葉抗紫莖抗字亦作損晉語故不可損也韋注曰損動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抗亦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抗動動則得魚也

蘭芝 芝若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念孫案芝當為芷字本作蒨即今之白芷也葳書止與之相亂因誤而為芝古人言香草者必稱蘭芷芝非香草不當與蘭並稱古人所謂芝者祇是木上生肉則人君燕會者芝栢盧植曰芝不芝也便韻曰神芝為聖王休祥凡諸書中言蘭芝言芝蘭者皆是芷字之誤廣雅釋天子祭以粢粢以蘭大夫以苾芻周官林非以蕙人而不芳說苑雜言篇作芝蘭說苑雜言篇如入蘭之室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已誤作蘭芝文字久而不聞其香家語六本篇作芝蘭皆字形相近而誤其他可類推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已誤作蘭芝文字上德篇正作蘭芷又下文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芝亦芷之誤又脩務篇佩玉環掄步步上履一雜佩芝若香草案芝亦芷之誤司馬相如子虛賦衡蘭芷若張揖曰芷白芷也若杜若也故注云雜佩芷若香草若芝則非其類矣賈子勸學篇正作雜芷若列子周穆王篇同

但氏

使但吹竽使氏厭竽雖中節而不可聽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鉏同也念孫案高讀與燕言鉏同則其字當從且不當從且說文但拙也從人且聲玉篇七閩祥閩二切引廣雅云但鈍也今本廣雅但誤作意與高注不知吹人相近又高注讀燕言鉏同與說文從人且聲及玉篇七閩祥閩二音並相近若然則但為但之誤也使氏厭竽氏當為工隸書工字或作五氏字或作五二形相似故工誤為氏犬戴禮帝繫篇青陽降居江水今本江誤作泚是其例也厭與擊同說文擊一指按也玉篇易協切秦族篇曰所以貴屬禍者貴其擊息服知病之故瑟者然而田連鼓上成欲擗下而不能成曲其故也楚辭九辯自壓按而學誦擊一作厭擊擗與擊同義又迎生賦賦則氏為工之誤明矣

自藜藿

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念孫案自藜藿本作自會藜藿今本脫會字則文義不明舊本北堂書鈔酒會部三出為客治飯自會藜藿八字注云淮南子云為客治飯而自會藜藿名尊於實也陳再謨本會字太平御覽飲會部八引同

蒨苗

蒨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各本脫以字今據下廣不類布而可以為布今本注曰蒨苗秋秀楚人謂之蒨蒨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秋若也念孫案蒨本作蒨故注讀如敵戰之敵注內秋秀本作蒨秀楚人謂之蒨蒨讀敵

謂之遺苗遺與秋同玉篇遺徒歷切遺苗者秋之穗也反音他六徒歷二秋華如絮而不溫故曰類絮而不可以為絮秋或謂之種廣雅曰遺種也齊民要術引陸機手詩疏曰或謂之秋至秋堅成即謂之種是種遺一物也其穗則謂之遺苗故注云遺苗種秀楚人謂之遺苗玉篇苗音他六徒歷二切苗與若一音之轉故幽冀謂之秋若也幽風鴟鴞傳曰茶種若也正義曰謂亂之秀穗也種若即秋若秋若猶遺苗耳太平御覽布帛部六百卅部七引此竝作遺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又引高注遺苗種秀也今本遺字皆誤作藪說文藪神也從州商聲玉篇音義與注內楚人謂之遺下又脫苗字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引此已誤種秀又改為秋秀而不知秋即遺字也莊本改藪為藪而又不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之皆無藪字也

醱酸不慕餉慕於醱酸

羊肉不慕噎噎慕於羊肉羊肉也醱酸不慕餉慕於醱酸念孫案下三句當作醱不慕餉慕於醱句醱酸也與下三句相對為文今本醱不慕餉句內衍酸字醱酸也句內又脫醱字也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已誤唯也字未脫

可以灌四頃

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念孫案可以灌四頃當作不可以灌四頃此言以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例之則一頃之陂亦可以灌四頃然而不可以灌四頃者十頃大而一頃小大則所灌者多小則所灌者少故曰大小之衰然也下文云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意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失其義矣

遠望尋常之外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莊云太平御覽十五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為是念孫案莊說是也遠字即因上文遠望而行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亦無遠字

來乍

虎豹之文來射蛟狄之捷來乍高注曰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人疾擊而取之據當為誤各本脫人字今據上句注補念孫案繆稱篇作獲狄之捷來搯高注搯利也搯與乍古同聲而通用當以彼注為是

戰兵外

戰兵外之鬼憎神巫念孫案戰字後人所加古人所謂兵者多指五兵而言兵外謂於兵也曲禮曰外寇曰兵釋名曰戰外曰兵言以為兵所傷也周官冢人凡外於兵者不入兆域皆是也後人謂戰士為兵故安加戰字耳兵外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狗二句相對為文加一戰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據高注云兵外之鬼善行病人則無戰字明矣謂文兵外及牛馬之血為醜論衡偶會篇每功之疾必斬兵外之頭

目不可以警耳不可以察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於明也警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高注曰不可以警警之則見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也引之曰正文注文皆義不可通正文當作鼈無耳而目不可以察精於明也警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注當作不可以察視之則見也不可以塞聽之則聞也鼈與蔽通主術篇聰明必不與耳目達而聞秦策南小臣篇作樊是今作警者涉上文目字而誤太平御覽錄介塞猶蔽也鄭注列女傳曰管氏作察者亦字之誤後人蔽樊古字通今作警者涉上文目字而誤謂三引此已誤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警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

未嘗適也

當凍而不外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暵者不亡其適高注也未嘗適也適引之曰未嘗適也適當作未嘗不適也適上言不亡其適乃亡失之亡此言亡適乃遺忘之也忘字古通作亡要略曰齊景公獵射於圃子難二曰晉文公東闕於周室甚推蘇公之故與也同荀子勸學篇言慢也慢也身神也乃作大戴禮言人心有所謂適則有所謂不適也呂氏春秋權勸篇是忘適國之社稷而不恒吾也淮南子人間篇也言人心有所謂適則有所謂不適當凍而不外當暑而不暵者能不失其適矣而猶未忘乎其為適也若隨所往而未嘗不適者則忘乎其為適矣莊子達生篇曰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郭象注講通者猶未適也此即淮南所本高解未嘗不適也適云亡無言不凍不暵何適之有未達正文之意然據此則正文本作未嘗不適而今本脫不字明矣

二十二日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念孫案二十二當為三十二爾雅翼引此已誤盧辯注大戴禮易本命篇及太平御覽

資產部五蟲豸部一竝引作三十二日。

弗掘無泉

稿竹有火弗鑽不難與然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念孫案弗掘無泉本作弗掘不出謂不掘則泉不出非謂無泉也後人改不出為無泉者取其與難字為韻耳不知此四句以火與水隔句為韻火古讀若毀而鑽與難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為韻若云弗掘無泉則反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火部且泉即水也既云土中有水則不得又言無泉矣文字上德篇正作土中有水不掘不出

以飯外

有以飯外者而禁天下之會則存矣念孫案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噎下引此飯作噎是也噎通作饑因誤而為飯呂氏春秋蕩兵篇夫有以饑外者欲禁天下之會悻即淮南所本也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若云以飯外則文不成義

罾者 罾者

釣者靜之罾者扣舟罾者抑之罾者舉之高注曰罾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風讀沙穆今兗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為罾幽州人之為罾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罾字罾當為罾字之誤也注說文罾積柴水中以卷魚從罔林聲字林山沁反見毛詩爾雅釋文故高注云罾讀沙穆也太平御覽飲食部八日周頌潛篇潛有多魚毛傳曰潛穆也爾雅穆謂之罾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穆穆與罾同兗州謂之罾幽州謂之罾方俗語有輕重耳罾非取魚之具意林埤雅及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竝作罾者舉之是也罾者下單而得魚故言抑罾者舉罾而得魚故言舉

或謂罾或謂籠或謂筥頭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念孫案或謂筥下當有名異實同也五字言家與籠

筥與登名異而實同籠本作籠方言家秦晉之間若頭與空木之瑟則名同而實異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

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高注曰為不出戶而塵堞昧之非其道引之曰如高注則正文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下當有非其道三字而寫者脫之也蓋亦理也固其理也非其道也相對為文為猶謂也高字古與謂

詞蓋出戶而後蒙塵蒙塵而後昧若謂不出戶而堞之則無是理也今本無非其道三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文不對矣又道與理為韻傾泉傳欠於其道也與已始為韻月令毋變天之道與理知為韻管若無此三字則失其韻矣下文雖欲着之非其道亦與酒為韻

羹菴 為車者 陶者 狹虛

屠者羹菴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虛念孫案羹菴本作菴羹菴與步行相對為文諸書多言菴羹無言羹菴者此寫者誤倒也為車者步行本作車者步行古者百工各以其事為名故考工記曰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此言車者猶考工記言車人也後人誤以車為車馬之車故又加為字耳陶者本作陶人與匠人相對為文今本人作者因上二句而誤虛與廬同荀子富國篇若虛與廬同道藏本到本竝作廬莊改廬為廬求達假借之義太平御覽器物部三引此正作屠者菴羹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虛意林引作屠者會菴羹為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虛會字為字多字皆馬總以意加之餘與御覽同

提提者射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高注曰的的明為祗所見故獲提提安言譬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為人所射念孫案注訓提提為安雖本爾雅然非此所謂提提也的的提提皆明也語之轉耳提與趣同說文趣提顯也顯亦明也莊子養生主篇曰為善無近刑管子白心篇曰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是提提為明也的的者獲提提者射即莊子此木所謂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也故下文即云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訓提提為安則既與上句不類又與下文不屬矣

至陵

寒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末可以應變念孫案陵當為陸字之誤也陸與水相對作陵則非其指矣意林引此正作陸

絲衣帛

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陳氏觀樓曰便絲衣帛當作便衣絲帛衣絲帛與被鎧甲相對文字上德篇作衣縣帛

或惡為故

布之新不如紆紆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念孫案或惡為故本作或善為故言紆善為新布善為故也今本作或惡為故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正作或善為故

議

歐馱在頰則好在頰則醜續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高注曰譏人譏非之也念孫案譏本作譏高注本作譏人譏非之也今本譏皆作譏者後人以譏與空韻不相協而改之因并改高注耳不知空字古讀若俄讀正與譏字不相協而譏字古亦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譏與為為譏為古譏若譏淮南微真篇立而不譏與和為譏言篇行有迹則譏與詞為譏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譏與不為譏與空字不相協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二引此正作以為冠則譏證言篇云行有迹則譏又其一證也

少自其實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實長而愈明念孫案少自其實自當依劉本作有字之誤也文子上德篇作少而有之長而逾明

大早

再生者不獲華大早者不胥時而落陳氏觀樓曰大與大同早當為早字之誤也再生者不獲以其不及時也華太早者先落以其先時也文子上德篇作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

自然之勢

疾雷破仄陰陽相薄今本注曰自然之勢念孫案自然之勢四字乃是正文非注文言疾雷破仄此陰陽相薄自然之勢也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四字在正文內是其證

吟於巷 精相往來也

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林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今本注曰精相往來也念孫案巷當為燕字之誤也道與林相對燕與荆相對今本燕作巷則非其指矣精相往來也五字乃是正文非注文呂氏春秋精通篇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外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高彼注曰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相往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九淮南子曰適子懷於燕慈母吟於荆情相往來也詞雖小異而字皆作燕且精相往來句皆與上一句連

引

聖人行於水取人行於霜

聖人行於水取人行於霜念孫案此本作聖人行於水無迹也取人行於霜有迹也今本脫無迹也有迹也六字則文義不明文選洛神賦注引此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取生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作聖人行於水無迹取人行於霜有迹是其證據高注云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之無迹則正文本有無迹也三字明矣下注當云霜雪有形而可毀故取人之有迹今本云霜雪履有迹故取人之也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耳

批仇

故解梓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仇高注曰批擊仇推劉本仇作仇仇諸本及引之曰仇與仇皆批字之誤也謀書仇仇元字或作仇二形相似故批字右邊或誤為仇或誤為仇其左邊手旁又誤為人旁故藏本作仇劉注內推字本作仇也劉子據批按批釋文批一本作仇批此仇之誤也俗書仇字作仇此仇誤為仇之證也批仇當為推方言曰批批推也批一切經音義卷四卷八所引批字皆批今據文南楚凡相推搏曰批或曰批劉子黃帝篇曰批批批說文批擊也推反手擊也批批擊也批與批同故高注云批擊批推矣或謂史記孫子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據批仇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語意略與此同此言批仇即史記之批仇今知不然者史記批仇搗虛是謂批其仇搗其虛日知錄曰仇與批同音此文捌格批批皆兩字平列則與史記異義且高注訓批為推則非仇字明矣

志遠

歐丘者志遠體大者節疏念孫案歐者足也足大與志遠義不相通志當為走言足大者舉步必遠也汎論篇曰體大者節疏歐距者舉遠是其證據書走志相似故走誤為志

賊心出

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出高注曰賊害陳氏觀樓曰出字當為凶也二字之謬凶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賊害之心故人莫之怨也意林引此作無心也蓋脫賊字

淮南內篇第十八

淮南十七

淮南十八

智 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

居智所謂謂為也下文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備五午左傳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大戴禮少何謂至於此也漢書文翁紀曰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以上諸謂字並與為同義又莊子魯其何窮之為呂氏春秋慎人篇為作謂呂氏春秋精論篇胡為不可淮南道應篇為作謂漢書高帝紀屬其為里監門史記為作謂皆謂之轉耳劉本依文子改謂行智所之事智所乘動智所出念孫案四智字並讀為知智字古有二音一為知讀本從之蓋未通古義也 行智所之事智所乘動智所出念孫案四智字並讀為知智字古有二音一為知讀本從之蓋未通古義也 管子法法篇不智下劉木依文子微明篇為智為知而諸本多從之 莊本 蓋未達假借之義也又下文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案然字當在曉字下智即知字也不當更有知字曉然自以為智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為智絕句故又加知字以聯屬下文耳今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

病疽將舛

孫叔敖病疽將舛謂其子曰念孫案此事又見劉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皆不言孫叔敖病疽舛病疽將舛當作病且舛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病且舛屬其子曰賈子胎教篇史鯨病且舛謂其子曰文義並與此同劉子呂氏春秋作孫叔敖疾將舛亦且也今作病疽將舛者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為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舛以前之事故於舛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為且之誤也

吾則舛矣

吾則舛矣王必封女念孫案吾則舛下本無矣字此後人不曉則字之義而妄加之也則猶若也言吾若舛王必封女也劉子呂氏春秋並作為我舛亦若也夫為字古與若同義管子戒篇管仲與桓公往問之管仲曰若我舛猶言吾若舛若舛猶言吾則舛也古者則與若同義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舛矣言彼若為帝而正於天下也史記魯仲連傳彼也說下燕策太子丹謂荊軻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舛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言若自為娶也史記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書項籍傳作即漢欲挑戰則與即古字通而同訓為若漢書項籍傳也故史記高祖紀作若漢挑戰也襲二十七年公羊傳甯疽病將舛謂喜曰我即舛女能固內公乎賈子胎教篇史鯨病且舛謂其子曰我即舛治喪於北堂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病願謂其嗣康子曰我即舛若必相魯彼言我即舛此言吾則舛皆謂吾若舛也吾若舛之下加一矣字則文不成義矣

而受沙石之閒有寢印者 确石

女必讓肥饑之地而受沙石此下有脫文之閒有寢印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穢人莫之利也引之曰受沙石下有脫文此當作女必讓肥饑之地而受沙石之地楚越之閒有有寢之印者其地确石而名醜云云今本沙石下脫之地二字之閒上又脫楚越二字有有寢之印者又脫一有字及之字确石下又衍石字下文云孫叔敖請沙石之地則此當作受沙石之地明矣劉子云楚越之閒有寢印者呂氏春秋云楚越之閒有有寢之印者則此亦當作楚越之閒故下文云荆人鬼越人穢也有有寢之印者今本作有寢印者涉注文而誤也注但言寢印者詳言之則曰有寢之印略言之則曰寢印故劉子作寢印而呂氏春秋作有寢之印今本亦脫有字下文云其子請有寢之印又云孫叔敖請有寢之印則此亦當作有寢之印明矣地确謂瘠薄之地墨子篇曰境墻者其地不育是也境墻與不專指石而言且地确名醜相對為文确下尤不當有石字此因上文沙石而誤行耳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引之曰俗當為法隸書去谷二字相似隸書去字或作谷形與谷相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引之曰俗當為法隸書去谷二字相似隸書去字或作谷形與谷相雅渡去也去誤為谷祛開也祛誤為裕皆其類也劉子說符篇法誤為浴後人因改為俗耳此謂楚國之法如是白公遂舛於浴室臣氏春秋請諭篇作法室亦以相似而誤

兵橫行天下

憤然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念孫案憤然非歎貌憤當為嘖嘖與喟同嘖嘖誤為嘖讀書真字或作真形與字或相亂莊子天運篇乃憤吾心憤也又作憤猶夫論後人又改為憤耳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作喟然而歎說浮修篇懷憂憤憤後漢書王符傳作憤憤是其側也

苑敬慎篇家語六本篇並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是其明證矣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噴徐錯曰韓詩外傳噴然太息作此字文選舞賦噴息激昂李善亦引外傳云魯哀公噴然太息今外傳噴作喟後人改之也又晏子襍篇晏子噴然而歎亦作此噴字

欲以利之 門戶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念孫案或欲利之或欲害之相對為文利之上不當有以字此因下句以字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無以字禍福之門戶字亦因上文禍福之門戶而衍利害之反禍福之門相對為文則戶字可省覽其篇利害之路禍福之門即其證太平御覽引此無戶字文字微明篇同

天下揆之不窮

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搏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市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揆之不窮高注不窮言深遠我將出子念孫案門者止之曰下不當有天下揆之不窮六字蓋錯簡也高注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二引此作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無天下揆之不窮六字

與子反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外被罪而乃反傷我念孫案我非故與子反也反當為友言素與陽虎無交而為之蒙外被罪也今作反者涉上下文反字而誤

以為下脫文

魯君聞陽虎失天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念孫案以為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太平御覽引此作以為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為縱之者傷者受厚賞不傷者受重罪是也今本無傷者戰鬪以下十三字此因兩傷者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

反利 反取

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念孫案利下脫之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之字上文云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是其證又下文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取下亦脫之字上文云或與之而反取之是其證

心痛

秦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道藏本劉本如是各本脫去念孫案心痛本作心疾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後漢書文苑傳注引此作辭以疾蓋脫心字呂氏春秋權勳篇韓子十過節那二篇說苑敬慎篇並作辭以心疾

不幸吾眾

是凶楚國之社稷而不幸吾眾也念孫案凶與忠同幸當為恤聲之誤也呂氏春秋韓子說苑並作不恤吾眾

為僂

斬司馬子反為僂念孫案後漢書注引此為僂上有以字是也今本脫以字則詞意不完呂氏春秋韓子說苑皆有以字

病溫而強之會

夫病溫而強之會病喝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善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念孫案劉本溫誤作濕莊本又改為溼皆非也病溫者不可以會若作病溼則非其指矣文字微明篇作病溫而強餐之熱病喝而強飲之寒說林篇云病熱而強之餐救喝而飲之寒熱亦溫也又案強之會會當依說林篇作餐字之誤也餐寒為韻養病為韻病古音蒲浪反若作會則失其韻矣

有論者 能論之

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念孫案劉本依文字改有論為有道而莊本從之非也有論謂有知也對上文愚者而言言悅目悅心愚者之所欲而有知者不以此傷性若作有道則非其指矣古或謂知為論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呂氏春秋直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凶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高注並云論知也大戴禮係傳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謂知久遠也又脩務篇故夫辯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徵者唯聖人能論之論與知識同義彼注訓論為敘失之

輪

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念孫案輪本作輔此後人妄改之也韓子十過篇云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呂氏春秋權勳篇同此皆淮南所本僖五年左傳亦云輔車相依

雲起

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念孫案雲下脫兩字雲兩蛟龍相對為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正作雲兩起焉說苑貴德篇文子上德篇及論衡龍虛篇引傳並同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亦以風雨蛟龍相對

陰行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明念孫案陰行本作隱行此涉上文陰德而誤也陰與陽相對隱與昭相對今本隱作陰則非其指矣說苑文子並作隱行下文有陰德也有隱行也即承此文言之

好善者

魯者宋人好善者念孫案好善上脫有字劉子說符篇作宋人有好行仁義者論衡福虛篇作宋人有好善行者皆有有字

近塞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念孫案近塞本作北塞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塞謂北方之塞若改為近塞則不知為何方之塞矣漢書敘傳北空頗識其倚伏顏師古注引此正作北塞上之人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塞之後福李賢注云北塞塞上突也藝文類聚禮部下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獸部八引此並作北塞上之人下文近塞之人於者十九亦本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幽通賦注並引作塞上之人

何遠不為福

此何遠不為福乎念孫案何遠不為福本何遠不能為福能與乃同乃能古字通說見漢書言何遠不乃為福也下文曰此何遠不能為福乎即其證此及下文兩何遠不為福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並引作何遠不乃為福又何遠不能為禍亦引作何遠不乃為禍

良馬

家富良馬其子好騎隨而折其髀念孫案良馬本作馬良與家富相對為文漢書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家富馬良

引弦

丁壯者引弦而戰念孫案引本作控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此並作控弦而戰漢書注及藝文類聚禮部獸部太平御覽獸部並引作皆控弦而戰藝文類聚又引注云控張也則本作控明矣

不害於事 不可用 不同於時

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劉本刪去不字念孫案不害當為不周隸書害作尙與周相似而誤通應篇周鼎著僮而使能其指文字精誠篇周鼎作害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汜論篇曰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謂合於事也此言不周於事亦謂不合於事也此言直於辭而不周於事下言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合亦周也下文高陽離命匠人為室之言所謂直於辭也室成而終敗所謂不周於事也若云不害於事則與此意相反矣劉續不知害為周之誤故刪去不字耳又下文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不可用亦當作不周於事凡言此所謂者皆復舉上文之詞不當有異此因周誤作用後人遂改為不可用而不知其與上文不合也又下文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眾庶之所高也然世或用之而身外國亡者不同於時也亦當為周不周於時不合於時也齊俗篇曰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是也文子微明篇正作不周於時隸書書用同三字並與周相似故傳寫多誤

而不

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念孫案謂與為同為謂古字通說見秦策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本作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不而者不能也而古聲相近故能或作而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能也能以寡統眾又周書皇門篇曰譬若取敗常扶子險乃而予于黃墨子尚同篇曰故古者聖王唯而審其耳目之欲莊子逍遙遊篇曰知情通又曰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一尚同義為政故也非命篇曰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莊子逍遙遊篇曰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荀子哀公篇曰君以此思則哀將焉而不至矣楚辭九章曰不達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之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就而與我赴諸侯子又秦始皇使遺君王后玉環曰齊多知而衡此環不而字並與能同故鄭注也封禪而為能堯典柔遠能通漢書鄧瑜傳瑜論授時篇能作而呂氏春秋不使衡方碑作能慙能惠史記夏本紀作能知能惠論語寬問篇受之能勿勞乎鹽鐵論授時篇能作而呂氏春秋不使

偏能治可為管商之節齊萊能作而又禮運正義曰到向說苑能字皆作而今說苑中能字無作而者皆後人不曉後人改之也唯論衡之感慮福虛亂能講瑞指瑞感類定賢諸篇能字多作而其能者亦是後人所改後人不曉而字之義故改不為而不耳此言所貴乎智者國危能安患結能解也若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則何為貴智乎下文張孟談對趙襄子曰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語意正與此同吳語危事不可以為安外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矣不可猶不能也後人改為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非也若謂國不安患不解則與何為貴智四字義不相屬若謂國危而不安之患結而不解之則是不仁而非不智矣

臣間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

臣間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念孫案首句本作臣間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同一例因臣間下行之字後人遂於之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

天下之所賞

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念孫案賞貴為貴此承上句其言有貴者也言之文子微明篇作仁義者天下之尊爵也是其證今本貴作賞者涉上文推季先賞而誤

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

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念孫案此本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也哉先音悉薦反後人誤讀為悉前反遂改為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矣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引此正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呂氏春秋義賞篇作勇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皆其證

城下

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綠水而處縣釜而炊念孫案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二引此城下作城中是也趙策及韓子十過篇史記趙世家並作城中

糧會匱乏大夫病

城中力已盡糧會匱乏大夫病念孫案糧會匱乏太平御覽引此無乏字是也今本乏字蓋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高注主衛要略二篇並云匱乏也此力盡糧匱士大夫病盡匱病相對為文則匱下不當有乏字韓子趙策皆無乏字是其證大夫病御覽引作武夫病案此本作武大夫病淮南一書通謂士為武韓子作士大夫病趙策作

士大夫病此作武大夫病一也下文中行穆伯攻鼓饒間倫曰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是其明證矣御覽作武夫病者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大字也今本作大夫病者亦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武字也士大夫皆病而但言大夫則偏而不舉矣

智伯

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伯道本念孫案伯字因上下文而行劉本依趙策改智伯為智士非也此謂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智非謂無為貴智士上文牛子謂無害子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智下亦無士字吳語亦云危事不可以為安外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矣趙策誤衍士字而劉據之以改本書謬矣同本太平御覽引此作無為貴智韓子作則無為貴智矣皆無士字

君為之次 出君之口

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必矣趙必則君為之次矣念孫案君為之次君上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上下文皆作二君韓子趙策亦云趙必則二君為之次又下文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君上亦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言出二君之口韓子趙策作謀出二君之口

陰謀

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作二君乃與張孟談謀句陰與之期是也陰與之期謂陰約舉事之期也趙策作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是其證今本陰字誤入上句謀字上則非其指矣

灌智伯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念孫案智伯下當有軍字下句智伯軍救水而亂即承此句言之太平御覽引此已脫軍字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

故君子曰

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念孫案君子本作老子此淺學人改之也今老子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無下美字而以市字絕句尊字下屬為句道應篇引老子亦有下美字則所見本異也

能道

子能道則不能將加誅於子念孫案子能道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子能變道是也變道謂易其道也晏子春秋雜篇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載既在版劍既在心唯子圖之語意與此相似今本脫去變字則文不成義

今王

今王欲為霸王者也念孫案今王當為今君此涉上下文王字而誤也魏自惠王始稱王此對文侯言之不當稱王下文云君以為不然則本作君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君

負輦粟

負輦粟而至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作服捷載粟而至是也據高注云服駕牛也則負本作服今作負者聲之誤耳一切經音義十一引此作捷載粟米而至與御覽所引小異而皆有載字則今本脫載字明矣捷與輦同謂人挽車也服輦載粟而至者或服或輦載粟而至也管子海王篇曰行服連輦者必有一斤一錙一椎一鑿若其事立運亦與輦同周禮鄭師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服輦皆車名故管子淮南皆並稱服輦許高注皆訓輦為積於義少疏矣許注見切經音義

暑以強耘 以伐林而積之

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輦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念孫案暑以強耘當從齊民要術所引作夏以強耘夏與春秋冬相對變夏言暑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以伐林而積之當從太平御覽所引作又伐林而積之又字承上春耕夏耘秋收而言今本又作以則義不可通矣此因上文三反還以字而誤

反還

莊王以討有罪已與同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念孫案諸書有言還反者無言反還者反當為及謂大夫畢賀之時申叔時尚未還及其還而獨不賀也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此正作及還而不賀

牽牛蹊人之田

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念孫案牽牛蹊人之田太平御覽引作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是也今作牽牛蹊人之田者後人據左傳改之耳案宣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

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云云史記陳杞世家傳語有之此文無夏徵舒以下四句又無人亦有言之語而即云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語無倫次故必詳言之曰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後人不察文義遂據彼以改此而不自知其謬也

與兵而攻因以誅罪人

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與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念孫案與兵而攻本作與兵而攻之政與征同古字多以證引今本政誤作攻又脫之字夏徵舒弑其君故曰與兵而征之若言攻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兵而征之因以誅罪人本作以誅罪人以與已同言莊王已誅罪人而遣人戍陳也下文云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則此本作以誅罪人遣人戍陳明矣上文云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尤其明證也後人不知以與已同故加因字耳莊王之伐陳本以誅罪人不得言因以誅罪人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

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

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引之曰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義與上句無別當即是上句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下文云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皆承上文言之而此句獨不在內則非正文明矣

積力

是故忠臣之事君也今本脫之字據初學記計功而受賞不為苛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念孫案積力本作力量力此後人以意改之也下文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正所謂量力而受官也若改量力為積力則非其指矣初學記政理部白帖四十九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皆作量力

楚王

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念孫案王上不當有楚字此因下文楚王悅之而衍

黍黍

會芻黍飯黍黍服輕煖乘車良念孫案黍當為梁此涉上文糲黍而誤上文云糲黍之飯黍藿之羹是黍為會之

粗者賈逵注晉語云梁倉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此與芻豢對文則當言黍稷不當言黍粟上文云菴以芻豢黍稷五味之膳是其明證也且梁與良為韻若作黍則失其韻矣
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

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念孫案此當作今乃反以人之所以為遲者為疾上文曰此眾人所以為舛也而乃反以得活即其證今本乃反二字誤倒又脫一以字衍一反字

離朱剽

故黃帝以其元珠使離朱剽索之高注曰離朱明目物捷疾剽搏善捨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念孫案剽與撥通剽上當有攬字脩務篇曰離朱之明攬撥之捷高彼注曰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攬撥亦黃帝時捷疾者是也此注當作離朱明目見物捷疾攬搏善於搏拾物高注脩務篇曰攬搏也二人皆黃帝臣也今本正文脫攬字注文尤多脫誤劉績不能釐正乃於剽上增捷字請本及註本同與脩務篇不合非也

雞定

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及其大也至於社稷念孫案雞定當依劉本作雞足字之誤也上文云季氏與郈氏鬪雞為之金距故曰禍始於雞足足與稷為韻本族篇雞足而衣會是亦與息德為韻若作定則失其韻矣莊伯鴻以定為糜之定之定大誤

大侵楚

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念孫案侵上不當有大字此因上文及其大也而衍

非常

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念孫案非常下脫八字韓子十過篇作晉公子非常人也

見之密

夫牆之壞也於隙劔之折必有鬪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陳氏觀樓曰密當為蚤字之誤也上文禍生而不蚤滅即其證

投厄漿

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厄漿而沃之念孫案下既言沃之則上不當更言投舊本北堂書鈔酒會部三引此投作援是也陳禹諷依俗本改援為投援引也謂引厄漿而沃之也作投者字之誤耳太平御覽飲會部十九所引與書鈔同唐余知古清宮舊事亦同

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

夫仕者先避此下有脫文之見終始微矣念孫案夫仕者先避當作夫上仕者先避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仕與土同曲禮前有士師鄭注士或為仕稱鄭注也小雅節南山篇弗問弗仕鄭注也幽風東山篇勿士行枚大夫皆避患遠辱謂上文太宰子朱辭官之事今本在上脫上字先避下脫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凡十二字文子微明篇作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見其證之見終始微矣上當有太宰子朱四字此亦承上文而言子朱見令尹之輕行簡禮而知其必將辱人即辭官而去可謂見其始而知其終故曰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

無以

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高注監祿案將念孫案無以二字後人所加此言使監祿轉餉又使用卒鑿渠而通糧道也史記主父傳使監祿鑿渠運糧漢入越是其證使監祿下加無以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困學紀聞引此無無以二字

鶴

夫鶴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念孫案鶴上脫鳥字下文鳥鶴之智即其證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九白帖二引此皆有鳥字

行遊

孔子行遊馬失與佚會農夫之稼念孫案孔子行遊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孔子行於東野下文野人二字即承此句言之今本於誤作遊又脫東野二字太平御覽地部二十野下引此正作孔子行於東野呂氏春秋必已篇同今本作孔子行道而息乃後人所改辨見呂氏春秋

李將軍果勢壯勇是矜與勢勇並同義

滅其家下脫文

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念孫案此處敘事未畢當有脫文太平御覽引此滅其家下有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十字是也上文云祗墮腐鼠而虞氏以凶此處必有此十字方與上文相應因兩滅其家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劉子作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是其證

令尹

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念孫案尹字後人所加決於令尹謂決於上蔡令之前非謂令尹也太平御覽刑法部二引此無尹字

視決吾罪

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念孫案視當為親字之誤也親決吾罪即上文所云決於令前也韓子外儲說左篇載子臬出走之事與此相似云子臬問閻危曰吾不能為主之法令而親明子之足彼言親明子足此言親決吾罪其義一也

隱居為蔽

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念孫案隱居為蔽當作居為隱蔽言越之事吳居則為隱蔽而戰則為前行也今本隱字誤在居為之上則文不成義韓策云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厲行語意正與此同前行也燕策云使弱秦為馬行而強秦制其後

補雉 彌耳

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念孫案捕當為搏字之誤也彌耳當為弭毛字因弭字而誤為耳後人又改弭為彌耳楚辭離騷注曰弭按也言卑其體按其毛以待雉之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五獸部二十一並引此云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高注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狐之搏雉俯體弭毛即用淮南之文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亦云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

淮南內篇第十九

倚務

疾病

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念孫案疾病本作疹病後人誤讀疹為瘡疹之疹以疹病二字為不類故改為疾病而不知此疹字即疾疾之疾非瘡疹之疹也小雅小弁篇及左傳成六年哀五年釋文並云疾或作疹廣雅音云疾今疹字也襄二十三年左傳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注引此疾作疹文選思元賦思百憂以自疹後漢書張衡傳作疾小雅小宛釋文引韓詩云疹若也越語云疾疹貧病是疹與疾同也史記貨殖傳正義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鱗介部十三引此並作疹病是其證又秦族篇以調陰陽之氣以合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害亦是本作疾疹而後人改為疾病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已誤文字上禮篇作疾疾之疾是其證

土地宜

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念孫案宜上脫之字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有之字

遇七十毒

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念孫案遇字後人所加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百卉部一及寇宗奭本草衍義序例引此並作一日而七十毒無遇字路史禪通紀同

沐浴雷雨

禹沐浴雷雨櫛扶風念孫案沐下本無浴字此涉高注沐浴而誤衍也沐濯雨櫛扶風相對為文多一浴字則句法參差矣劉本又於櫛上加梳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七文選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引此皆無浴字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此即淮南所本

海內之事

又况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念孫案海內上脫任字藝文類聚人事部四雜器物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器物部六引此皆有任字

禹之為水

湯旱 桑山之林 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暘之河莊不吹暘為暘案時本作暘因暘而為暘說見暘暘下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念孫案禹之為水蜀

志卻正傳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往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此並蕪之字湯旱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並引作湯苦旱太平御覽引作湯為旱案為者治也水可言為旱不可言為作苦旱者是也禹為水湯苦旱相對為文今本禹下衍之字湯下又脫苦字耳劉本作湯桑山之林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引作桑林之際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案主術篇曰湯以身禱於桑林之際則作際者是也今本作桑山之林者涉注文而誤高注桑山之林是解桑林二字非正文本亦作桑山之林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湯乃以身禱於桑林高注亦云桑林桑山之林

事起天下利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隱文類聚太平御覽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念孫案事起天下利本件事天下之利故高注云事治也今本利上脫之字其事下起字則後人依文子加之也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相對為文事下不當有起字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七十二引此並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是其證

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

若吾所謂無為者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客者念孫案因資而立下脫一字當依文子自然篇作因資而立功立功與舉事相對為文記論篇曰聖人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說林篇曰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皆其證也事功二字承上文必事必如功言之下文事成功立又承此文言之今本脫功字則既與上句不對又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權自然之勢當依文子作推自然之勢字之誤也原道篇曰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主術篇曰推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高注推行也今本推作權則非其指矣

政事

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念孫案事下脫成字劉依文子補入是也政當為故字之誤也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乃結上之詞劉不審文義而刪去政字誤矣莊本同

攻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引之曰攻當為故故今追字也故文子作追而不動原道篇云感則能應追則能動書本感二字既誤精神篇云感而應追而動莊子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追而後動皆其證也說文故追也徐錯曰追猶切近也玉篇曰故附也是古追追字本作故今諸書皆作追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故字若不誤為攻則後人亦必改

為追矣
因高為田
因高為田因下為池念孫案田當為山字之誤也因高為山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若田則有高原下濕之分不得但言因高矣文子自然篇正作因高為山

趨而製衣裳

管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製衣裳裹足至於郢念孫案趨而下脫往字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三工藝部九引此皆有往字呂氏春秋愛類篇作自魯往皆其證製衣裳裹足衍衣字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有衣字亦後人依俗本加之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裳下陳馬謀依俗本加衣字太平御覽服章部裳下引此皆作製裳裹足呂氏春秋愛類篇同文選廣絕交論製裳裹足李善注引墨子公輸篇亦同後漢書鄧傳注引史記亦云申包胥足腫蹙製裳裹足今見吳若云製衣裳裹足則累於詞矣

劉

頓兵劉銜高注曰劉辱折念孫案漢魏叢書本改劉為挫而莊本從之非也道藏本劉本並作劉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亦作劉則舊本皆作劉明矣說文劉折傷也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必已篇並云廉則劉今本莊子作挫亦作高注呂氏春秋云劉缺傷也經傳或作挫者借字耳後人多見挫少見劉遂改劉為挫謬矣高注本訓劉為折今本折上有辱字亦後人所加此劉字訓為折不訓為辱後人熟於挫辱之語故妄加辱字耳

跌蹶

夫墨子跌蹶而趨千里以存楚宋高注曰跌疾行也蹶趨走也引之曰書傳無訓跌為疾行者跌當作跌注當作跌蹶疾行也趨走也見說文今本跌字皆誤作跌注內蹶字又誤在趨走也之上廣雅駢奔也趨疾也駢趨並與跌通玉篇跌疾也下文駢蹶跌出高彼注云跌趨也趨與是疾行為跌也說文趨蹶也漢書武帝紀馬或奔蹶而致千里蹶亦奔也顏師古說訓蹶為蹶蹶古字通或作蹶是疾行又為蹶也合言之則曰跌蹶古馬之善走者謂之駢蹶駢蹶之言跌蹶也疾行謂之跌蹶故曰跌蹶而趨千里

及至圍人擾之夏御教之掩以衡輒連以轡衡則離歷險聖弗敢辭念孫案險與聖不同義諸書亦無以險聖連文者太平御覽工藝部三獸部八引此竝作歷險超聖是也超越也

帽憑

發憤而成成下脫一字劉本補仁字帽憑而為義高注曰帽憑蓋高積思之貌念孫案帽當為帽字之誤也廣雅曰帽併恍惚也帽音謂悒悒悒悒與帽憑聲近而義同情憑而為義猶言恍惚而為義耳楚辭難驛注云楚人名滿曰憑故高注云帽憑蓋滿積思之貌又離騷帽憑心而歷茲王注云喟然舒憤懣之心喟憑與帽憑義亦相近

下不及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念孫案下不及當為下不若言不似商均之不肖也比上則言不及比下則言不若下文美不及而施惡不若嫫母即其證今作下不及者因上句及字而誤文選辨命論注引此正作下不若商均

一飽

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念孫案以一飽之故絕穀義不可通飽當為餽字之誤也餽餽與噎同說文噎飯室也字又作餽漢書賈山傳祝餽在前祝饌在後顏師古曰餽古饋字一飽而不食與一蹟而不行蹟高注蹟事正相類說苑說義篇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蹟之故卻足不行語即本於淮南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

橘柚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外外者椒薺麥夏外而人曰夏生春春眾念孫案橘柚本作亭歷時則篇孟夏之月靡草外高注曰靡草薺亭歷之屬也呂氏春秋孟夏篇注及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管殺三葉而穫大麥高注曰三葉薺亭歷薺其也是月之季枯本外書天文篇曰五月為小刑薺亭歷枯冬生草木必外案亭歷薺麥皆冬生夏外此言亭歷冬生薺麥夏外者互文耳後人改亭歷為橘柚斯為不倫矣太平御覽藥部十亭歷下引此正作亭歷冬生

禹生於石 五聖 四俊

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目參漏是謂大通典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契生於卵禹生於石舊本禹生於石在契生於卵之上案此段以私齊為韻明章為韻通江為韻仁親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履水也高說禹生於石云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疇肯而出又說五聖云堯舜禹湯周文王也說四俊云謂皋陶稷契史皇引之曰案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河圖著命曰脩已見流星意感生禹又引禮含文嘉曰夏姁氏祖以薏苡生又引孝經鉤命決曰命星貫昴脩已夢接生禹是禹之生或以為感流星或以為吞薏苡無言生於石者史記六國表禹與於面羌集解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而夷人也蜀志秦宓傳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注引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剝兒坪水經沫水注曰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是石紐乃地名禹生石紐猶言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非謂感石而生也編考諸書無禹生於石之說禹當為啟郭璞注中山經秦室之山云啟母化為石而生啟在此山見淮南子是淮南古本有作啟生於石者及考漢書武帝紀詔曰朕至於中嶽見夏后啟母石應劭曰啟生而母化為石師古曰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餽間鼓馨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又御覽地部十六引淮南與師古注略同又北堂書鈔后妃部一亦引淮南石破生啟蓋許慎本作啟生於石書鈔御覽及師古注所引即許慎之注郭璞所云啟母化為石而生啟見淮南子者亦用許慎注也且此段以堯舜禹文王皋陶契啟史皇羿九人之故謂之九賢又謂之五聖四俊若既言禹耳參漏又言禹生於石則僅八人不得稱九矣高據誤本禹生於石為說則九賢內少一賢而五聖四俊亦不能如數不得已乃據上文所稱五聖神農堯舜禹湯而取湯入五聖又據上文言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也且彼處五聖內有神農何以舍之而取湯此段九賢內有羿又何以不得與劉若此者皆不可解矣以文義求之五聖蓋即堯舜禹文王皋陶四俊蓋即契啟史皇羿也

純鈞

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高注曰純鈞利劍名念孫案鈞皆當為鈞字之誤也覽冥篇曰

區治生而淳釣之劍成齋俗篇曰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區治之巧可貴也皆其證遺藏本翻本皆誤作釣朱本改釣為釣是也茅本又改為釣而莊本從之且并覽冥篇亦改為釣斯為謬矣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劍下三引此文皆作純釣陳再誤改其一為純釣而刪其一越絕外傳記寶劍篇曰一日湛盧二曰純鈞廣雅曰醇鈞劍也其字亦皆作鈞且齊俗篇作淳均若是鈞字不得與均通矣左思吳都賦賦鈞越棘純鈞湛盧上句言吳鈞下句言純鈞若作純鈞則鈞字重出矣

粉以元錫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舊本脫則字今以上文例之當有有則字高注曰於摩通藏本如是各念孫案粉以元錫本作粉以元錫粉者摩也高注云於摩於即粉字之誤諫書於字或作於形與粉相似故誤為於廣雅曰粉磨也與與通玉篇粉切淮南要略濡不給於高注曰於拭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於嘉壇孟康曰於摩也此云於以元錫摩以白旃是於與摩同義故高注云於摩道藏本正文於字誤作粉注內於字又誤作於後人不得其解遂改高注於摩為摩磨莊本又改為旃摩斯為謬矣初學記器物部九引此並作粉以元錫亦後人依誤本淮南改之太平御覽學部一服用部十九珍寶部十一並引作粉以元錫又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鏡明見人之醜而人於以元錫摩以白旃即用此篇之語是其明證矣

有餘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眾人之有餘念孫案有餘上亦當有所字

順風

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念孫案順風下本有而飛二字與銜蘆而翔相對為文今本脫此二字則與下文不對藝文類聚鳥部中白帖九十四太平御覽羽族部四引此並作從風而飛以愛氣力說苑說叢篇作順風而飛以助氣力皆其證

景以蔽日

掘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引之曰景即日之光不得言景以蔽日景當為晏字之誤也綴稱篇囑曰知晏陰諸知雨高注曰晏無雲也文選羽獵賦注別詳注同說文晏天清也又曰蒼星無雲也藝與晏通字亦作曠小雅角弓篇

見現日消韓詩作曠現事消云曠現日出也荀子非相篇作晏然事消史記封禪書至中山曠溫漢書郊祀志曠作晏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韓子外儲說左篇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晏與陰正相對故曰陰以防雨晏以蔽日言穴居之獸陰則有以防雨晴則有以蔽日也

不出門

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獨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念孫案門下當有戶字不出門戶與獨守專室相對為文且戶與下母古寡為韻下讀若戶寡讀若古母合韻音莫補反並見唐韻正若無戶字則失其韻矣

知其六賢之道

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念孫案知其六賢之道其字涉上文脩其業而行

分白黑利害

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念孫案分白黑利害本作分別白黑高注內分別白黑四字即本於正文白黑下本無利害二字今作分白黑利害者分下脫去別字遂不成句後人以高注云知利害之所在因加利害二字以足句耳案高注云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此是因正文而申言之謂分別白黑則可以知利害之所在非正文內本有利害二字也有白黑斯有得失有得失斯有禍福故云分別白黑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禍福即高注所謂利害也若此句先言利害則下文不必更言禍福矣蘇援世事分別白黑籌策得失皆相對為句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句法參差矣且此段以書夫娛為韻黑福則為韻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失其韻矣

軟躑躅 重躑

管者南榮嘯恥聖道之獨於己身萍霜露軟躑躅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躑不敢休息高注曰軟猶著躑躅跋涉者南榮嘯恥聖道之獨於己身萍霜露軟躑躅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躑不敢休息高注曰軟猶著躑躅跋涉躑躅足生胝也各本生胝二字念孫案軟躑躅跋涉下有步字跋步疾行也說文跋馬行兒又云跋也廣雅云三尋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莊子齊物論篇屢見之故注訓跋為趨莊子庚桑楚釋文引此正作軟躑躅步今決驟健誤曰疾走不願為跋跋跋字異而義同

本脫去步字則文不成義且自身汗濡露以下皆以四字為句又以露步為韻棘息為韻脫去步字則句既不協而韻又不諧矣重辟當為重跼字之誤也高注 跼讀若蘭莊子天道篇百舍重跼而不敢息釋文跼古顯反司馬云跼也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為跼所引許注即此篇重跼之注也司馬訓跼為跼與高注足生跼同義劉晝新論論時篇云南榮之訪道重跼而不休即用此篇之文則跼為跼之誤明矣跼字亦作蘭賈子勸學篇云南榮跼百舍重蘭而不敢久息是也宋策墨子百舍重蘭高彼注云重蘭累跼也亦與此注同義

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

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閱條達案閱與聃音相近故高注云鈍閱猶鈍悟方言曰頓悟也江湘之間正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引之曰七日不食上當有若字如讀為而言聞老聃之言若七日不食而饗太牢也賈子云南榮跼既遇老聃見教一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是其證文字精誠篇襲用此文而改之曰勤苦七日不食如享太牢失其指矣

葉語

稱譽葉語至今不休高注曰葉世言榮疇見稱譽也傳相語至今不止念孫案葉當為華俗書華字作華與葉相似而誤東周策謀之於葉庭之中姚宏曰春秋後語作華華之為葉葉稱譽華語至今不休言榮名常在人口也高所見本已誤作葉故訓葉為世文字正作稱譽華語

蹶沙石

申包胥蹶蹶走跋涉谷行獵蒙龍蹶沙石蹶蹶蹶此下缺一字蹶蹶言重履高注曰蹶蹶蹶足達穿也念孫案蹶訓為僵雖本說文而此蹶字則非其義蹶者蹶也謂足蹶沙石也蹶或作蹶說文作蹶云蹶也主術篇注曰蹶蹶也也文選典賦注引許慎淮南注曰蹶蹶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兩袂高蹶而出於廷高注曰蹶蹶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蹶蹶石闕郭璞曰蹶蹶也漢書申屠嘉傳材官蹶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蹶蹶蹶蹶張之故曰蹶蹶是足蹶蹶謂之蹶也申包胥跋涉谷行故足蹶蹶沙石而蹶蹶為之穿若訓蹶蹶為僵則與上下文不相貫注矣

權說

謝于山東舜士固權說以取少主引之曰權本作奮奮字上半與權字右半相似又涉注內權字而誤也高注曰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發字正釋奮字史記樂書集解引孫炎案說注曰奮發也以取少主之權乃加之權二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有權字也呂氏春秋去宥篇正作將奮於說以取少主

以為狗彘 盡寫其食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彘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念孫案鄰人下當更有鄰人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酒會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會部十九獸部二十二引此並墨鄰人二字盡寫其食亦當依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作盡寫其所食

鉦

苗山之鉦羊頭之銷念孫案鉦當為鉦字之誤也鉦音挺說文鉦銅鐵模也文選七命注引此篇苗山之鉦七發注同羊頭之銷又引許慎注曰鉦銅鐵模也高注苗山利銷生鐵也是其證

濫脇號鐘

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高注曰濫脇音不和號鐘高聲非耳所及也劉績曰濫脇號鐘皆古琴名梁元帝纂要以為齊桓公琴是也作藍音念孫案劉說是也藍與藍古字通廣雅藍發號鐘琴名也楚辭九歎破伯牙之號鐘兮王注云號鐘琴名馬融長笛賦亦云若鍾瑟促柱號鐘高調宋書樂志云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事出傅元琴賦

以為知者也

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高注曰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為知者施也念孫案如高注則喻意當作喻事知者下當有施字施說也言作書以明事為後之知己者說也又下文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知音者也以為後之知音者與以為知者施同意各本知音上有有字因上文若注曰喻上句作書為知者施也各本知者作知音因正文則正文有施字明矣今本驗事作喻意涉上句意字而誤知者下脫施字則文義不明

榆步 籠蒙目視

佩玉環榆步雜芒若今本誤作芝見說文林蘭之下籠蒙目視治由笑目流眦口曾撓奇牙出職醜搖念孫案說文榆引也榆

步之間脫去一字自佩玉環以下皆三字為句此獨兩字則與上下不協新書勸學篇作檢欽披今本論說作
三字為句也籠蒙目視四字文不成義且與上下句不協劉績曰衍目字念孫案此當衍視字高注目視也則正
文作籠蒙目明矣今本目下有視字廣雅亦云目視也史記項羽紀曰范增數目項王是也籠蒙目即籠蒙視與
治由笑相對為文賈子作風窺視今本風窺風窺窺語之轉耳

憚怵

無不憚怵瘖心而悅其色矣高注曰憚怵貪欲也錢氏獻之曰憚注讀按必非憚字據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憚怵
為是形之譌耳念孫案錢謂憚當作憚是也然楚辭七諫心憚憚而煩冤兮王注云憚憂愁貌後漢書馮衍傳
終除憚而洞疑李賢注引廣雅云憚憚福未定也皆與高注貪欲之義不同唯賈子勸學篇孰能無憚憚養心
義與此同廣韻憚抽據切憚怵愛也義蓋本於淮南

扶於 便媚 若驚

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葍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驚高注曰扶轉
周旋更曲意更為之念孫案高注傳寫脫誤當作扶於周旋也轉更也曲竟更為之今本脫去於字兩也字轉字
設在周旋上竟字又誤作意遂致文不成義正文內扶於二字各本多誤作扶旋旋字即涉唯道藏本茅本不誤
扶於猗那皆疊韻也若作扶旋則失其讀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扶與猗靡集解引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摩地扶
與猗委也扶輿即扶於相如傳又云太平御覽樂部十二引此正作扶於又引高注曰轉更也曲竟更為也是其
證楚辭九懷登羊角兮扶輿與祖補注引此亦作扶於而莊刻乃從諸本作扶旋誤矣便媚擬神媚當為媚媚
字俗書作媚與媚相似而誤楚辭大招豐肉微骨體便媚只王注云便媚好貌也便媚亦疊韻若作便媚則失其
讀矣後漢書文苑傳注及太平御覽引此並作便媚騁馳若驚驚當為驚高注言其疾也正釋若驚二字今本言
有騁馳二字此張衡西京賦說舞曰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是也驚驚字相近因誤為驚莊子知其疾上
涉正文而衍驚與騁馳同義若云騁馳若驚則是騁馳若騁馳矣且地那為韻地古黃若說神旌驚為韻此以真
本亦作驚一謂周易楚辭及若作驚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騁馳若驚
老莊諸子多如此

且夫

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念孫案且當為則字之誤也則夫二字承上今鼓舞者以下二十一一句而言上文
云則布衣韋帶之人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又云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頹頹之行者無不憚怵瘖心而悅其色
矣語意並與此同

眇勁 淹浸漬

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煦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高注曰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妙之強力也淹久浸
漬念孫案高訓眇為絕而以眇勁為絕妙之強力於義未安今案眇勁與柔縱相對為文眇讀為眇眇勁猶輕勁
也上文曰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該高彼注曰該輕利急疾蓋本脫疾字該讀燕人言操探善遊者謂之該同
也後漢書馬融傳或輕眇越悍李賢曰該輕捷也文選吳都賦輕眇之容李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該輕利急疾
也該音眇是眇眇同聲而通用也淹浸漬漸靡漬字涉注文而衍淹浸漸靡皆兩字連讀不當有漬字且注訓淹
為久浸為漬則正文無漬字明矣

藜藿

藜藿之生曠曠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楹棟念孫案藜藿當為藜藿徒用字之誤也藜藿即今所謂灰藿也爾雅拜
藜藿郭注曰藜藿似藜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藿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藿柱乎隄隄之逕是也藜藿皆生
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故曰曠曠然日加數寸若藿為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得言日加數寸矣藜藿皆一
莖直上形似樹而實不堅故曰不可以為楹棟若藿則非其類矣太平御覽木部六引此作藜藿亦傳寫之誤其
百卉部種下引此正作藜藿後人多間藜藿藜藿藜藿故諸書中藜藿字多誤為藜藿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
淮南內篇第廿

泰族

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璵璠

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璵璠瑤各本作瑤瑤字也今據太平
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各本作瑤瑤字也今據太平瑤碧玉珠翡翠璵璠瑤各本作瑤瑤字也今據太平
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念孫案雨露所以濡生萬物本在翡翠璵璠
之下道藏本濡以二字誤訓萬殊誤作萬物翡翠璵璠又誤在瑤碧玉珠之下案雨露所濡為句以生萬殊為句

如藏本則失其句矣且此段以嘔濡珠濡滄為韻如藏本則失其韻矣劉本作雨露所濡生萬物又脫去以字漢魏叢書本乃於生萬物上妥加化字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瑋瑤碧玉珠

日月合明鬼神合靈

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念孫案此用乾文言語也日月鬼神上並脫與字文字精誠篇正作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

行四海

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舍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念孫案文選東都賦注引此作不下廟堂而行於四海於義為長文字精誠篇亦作不下堂而行四海

陰陽化剡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剡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念孫案下三句本作剡星朗陰陽化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自天致其高至剡星朗是說天地日月星而陰陽化一句則總承上文言之今本剡星朗句在後則失其次矣且厚晝為韻化焉然為韻化字古音在歌部焉然二字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相通陳為韻陽柔篇以阿難何為韻連周書時訓篇鳥韻陽則不始文將帥不和將控不生物土與權莊子天選篇敘陰施是執居無事淫樂而物是淮南言篇為韻則則不始文將帥不和將控不生物土與權莊子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其理也差施藏空四字古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剡星朗句在後則失其韻矣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者然成也廣雅然成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母曰胡變為而常自然謂常自成也楚辭遠遊無謂言天地陰陽非有所為但正其道而萬物自成也原道篇云萬物固以自然已與聖人又何事焉語意正與此同下文云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春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即此所謂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也道藏本非有下脫為焉正其四字則文不成義劉本作正其道而物自然無非有為焉四字亦非若本無非有為焉四字則藏本不得有非有二字矣主術篇曰是故莊本作非其道而物自然則其謬益甚文字精誠篇作剡星朗陰陽和并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是其明證矣和亦與焉

流源 淵澗

流源千里淵澗百仞非為蛟龍也念孫案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流源作源流淵澗作澗淵是也源流者有源之流原道篇云源流泉源沖而徐盈是也今作流源則文不成義澗淵與源流相對為文猶上文言高山深林大木茂枝也今作淵澗則與上文不類矣

榮水

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念孫案榮水小水也說文榮絕小水也韓詩外傳曰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漢書楊雄傳榮水之淵澗兮版度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淵澗耳師古曰淵澗小水之兒澗與榮同道藏本對本皆作榮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此同宋本改榮為澤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宋不知榮為小水波既精之美故妄改之

卵割

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念孫案割當為割字之誤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割謂破卵而出也原道篇羽者姬伏高注曰姬伏以氣剖卵也文選海賦剖卵成禽李善曰剖猶破也初學記鱗介部白帖九十五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並作卵剖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占引作卵字又引許慎注曰孕謂卵自孕也孕剖聲相近故高注曰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字也今本自字作孕此後人妄改之也說文孕裴子也孕卵字也其義通字於卵也一指腹之則卵而無形矣

訟繆

靜漠恬淡訟繆胸中繆與穆通顏師古注漢書東方朔傳曰穆靜思貌高注高注曰訟容也繆靜也引之曰高所見本作訟故訓為訟訟古同聲也其實訟乃說字之誤說古悅字繆與穆同穆亦和悅也大雅悉民箋曰穆和也管子君臣篇穆君之色尹知章曰穆猶悅也說繆胸中者所謂不改其樂也文字精誠篇正作悅穆胷中

所責

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念孫案責上脫能字上文云非令之所能召也下文云非刑之所能禁也非法之所能致也是其證

市買不豫買

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買念孫案買字即賈字之誤而衍者也市不豫買謂市之鬻物者不高其價以相誑豫官司市注非謂買者也荀子儒效篇作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買淮南覽冥篇及史記循吏傳並云市不豫買多一買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

正心

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念孫案正心本作人心與弩力相對為文今作正心者後人妄改之耳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下藝部二引此並作人心

化則細

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條蕩之條蕩與條揚同故因則大化則細矣念孫案化字義不可通化當為作字之誤也化字本與化與化相似而誤聖人順民性而條暢之所謂因也反是則為作矣原道篇曰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敵之宅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故曰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本作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今本欲作上有化而一字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加之耳文字道原篇作因即大作即細自然篇作因即大作即小皆其證呂氏春秋君守篇曰作者擾因者平任數篇曰為則擾矣因則靜矣語意略與此同

響飲

響飲習射以明長幼念孫案響當為響字之誤也經解射義並云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鄉飲

故立父子之親 清濁五音

乃澄劉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念孫案故立父子之親亦當為以立父子之親與下文相對文子上禮篇正作以立清濁五音亦當依文子作五音清濁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念孫案此文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也通義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淫邪正人心也琴操曰禁欲也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凶國流而不反正對淫反其天心言之淫而好色正對杜淫言之下文曰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入風及其衰也以沈湮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句法皆與此相對此以淫心為韻色圖為韻下文以音風為韻風字古音在侵康公為韻文子上禮篇作聖人之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今本此下有不顧正法流子無此八字至於凶國是其明證矣文選長笛賦注引上三句云神農之初作瑟瑟字與今本不合後世八字蓋後人所加及其天心杜淫作反望反其作及其皆傳寫之誤反望之反蓋涉下反其天心而誤淫望反及皆以形近而誤而句法正與文子同若今本則錯脫不成文理且失其韻矣

志遠

蒼頡之初作書以辨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不忘智者得以志遠念孫案志遠本作志事以書記事無分於遠近不當獨言志遠後人以兩事字重出故改志事為志遠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且兩事字自為韻上下文若作志遠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智者以記事

罷民之力

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念孫案罷民之力當作以罷民力與上句相對為文上文以解有罪以殺不辜與此文同一例文子正作以罷民力

推舉

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念孫案內外相推舉句法與上下文不協且推字與上文各推其與相復益衍文也文子無推字

故易之失也卦六句

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禘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念孫案此六句非淮南原文乃後人取證言篇文附入而加以增改者也諺言篇曰詩之失禘樂之失刺禮之失責此六句之失也禘禮之失也責合六藝之數下文云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愷春秋之失嘗與此六句相距不過數

行而或前後重出或彼此參差其不可信一也下文易之失鬼六句高氏皆有注而此獨無注若原文有此六句不應注於後而不注於前其不可信二也太平御覽學部二所引有下易之失鬼六句而無此六句其不可信三也

乖居

關雎與於身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念孫案乖當為乘字之誤也羅願爾雅翼乘者匹也言雌雄有別不匹居也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月令乃合累牛騰馬鄭注曰累騰皆乘匹之名家語好生篇曰關雎與于身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毛詩傳亦云雖鳩擊而有別鄭箋曰擊之言至也謂玉雖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擊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念孫案淮南說苑神農也說曰葛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不乘居也漢張超諄青衣賦亦曰感彼關雎性不雙俱別女傳仁智傳曰夫雖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張華鸚鵡賦匹游此尤其明證矣

可謂忠臣而未可謂弟也

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念孫案此當作可謂忠臣矣而未可謂弟弟也上文云可謂善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是其證

必簡

小見不達必簡念孫案必簡上當更有達字此言見大者達達則必簡猶樂記言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是其證

陰陽無為故能和

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念孫案陰陽無為故能和後人所加也此以河之透蛇山之陵遲喻道之優游若加入陰陽無為二句則與透蛇陵遲優游之義咸不相比附矣且陰陽無為與河以透蛇三句句法亦屬參差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引淮南無此二句說苑說叢篇文子上仁篇並同

而猶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念孫案而猶當為亦猶讀書而亦下半相似故亦誤為而趙策趙雖不能守亦不至伏六城猶本亦誤作而

治之上

此治之上也念孫案治之上當為治之本對下文治之末而言上文善性之末善性之末即其證今作治之上者涉上文治國太上善化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治之本

萬一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與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念孫案以萬一求不世出當作以不萬一求不世出不萬一三字即承上句言之文子下德篇作以不世出求不萬一呂氏春秋觀世篇注引淮南作以不萬一待不世出皆其證

乘衰

掘其所流而澁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高注曰衰下也引之曰衰與下義不相近衰當為衰字之誤也說文窠汚衰下也字通作邪史記滑稽傳汚邪滿車集解引司馬彪曰汚邪下地田也故高注訓衰為下

繩之法

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念孫案繩之法法文不成義當依劉本作繩之以法茅本作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以次法字屬下讀亦非莊本文子下德篇作乘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則劉本是也

抱寶牽馬而去

苟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念孫案去當為至此涉上文越疆而去而誤僖二年公羊傳正作虞公抱寶牽馬而至

越為之

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念孫案越下脫入字高注越人以箴刺皮即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越人

義理

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念
案義理本作仁義此後人矣改之也貪則不義鄙則不仁貪鄙與仁義正相反本經曰吳魯仁鄙不立齊俗
傳曰或天賦故曰背貪鄙而向仁義若作義理則失其指矣且義與和隨靡為韻義隨靡三字古音皆通若作義理
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背貪鄙嚮仁義

直大道

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直作與是也與大道成大功文義正相比附今作直大道者涉下
文不得直道而誤

自為辟

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那必蒙正以自為辟念孫案辟字義不可通當是辭字之誤辭或作辟與辟相似自為辭猶自為解耳

踳馳

趣行踳馳念孫案踳與舛同說文云楊雄作舛字如此莊子天下篇其道舛駁文選魏都賦注引作踳駁又引司
馬彪注曰踳與舛同踳馳謂相背而馳也做真篇曰二者代謝舛馳說山篇曰分流舛馳玉篇引作舛馳汎論篇
曰見間舛馳於外法言敘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舛踳字異而義同道藏本作踳各本皆誤為踳踳之踳而莊
本從之斯為謬矣又下文知能踳馳各本亦誤作踳

知者不妄發

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外而名足稱也念孫案夫知者不妄發羣書治
要引作夫知者不妄為勇者不妄發是也下文擇善而為之及事成而功足賴皆承知者不妄為而言計義而行
之及身外而名足稱皆承勇者不妄發而言今本脫為字及勇者不妄四字此因兩不妄相亂則與下文不合說
苑說叢篇亦云夫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發今本發誤作發

欲成霸王之業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
心者必自得者也念孫案欲成霸王之業欲亦當為能言必得勝而後能成霸王之業也下文四能字皆與此文

同一例若云欲成霸王之業則與下句不合且與下文不類矣註言篇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以下八句並與
此同是其證

節用

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
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念孫案節用皆當為節欲此因上文足用
而誤也文子下德篇作節用亦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齊俗篇云治欲者不以欲以性又云欲節事寡故曰省事
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今本節欲作節用則非其指矣詮言篇云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
於反性以上八句皆與此同齊民要術引此亦作節欲又引注云節止欲食此皆其明證矣或謂齊民要術所引
節用篇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有反性之本在於去欲二句而無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二句今
要術引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即繼以未有能搖其本云云是所引乃秦族篇文非詮言篇文也

一人之德

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念孫案德本作譽無一人之譽謂無一人稱譽之也此言紂失人心故
雖有南面之名而實無一人之譽譽與名相對為文後人改為無一人之德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
此正作無一人之譽文子下德篇同御覽皇王部七又引譙周法訓云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

周處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

周處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念孫案鄆鎬下行之字此以周處鄆鎬為句地方不過百里為句兩句中不當有之字
呂氏春秋疑似篇亦以周宅鄆鎬為句

挺肋

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挺肋而朝天下道藏本對本如是各本挺肋皆作搯念孫案肋當為胷胷古物字也皋陶謨在治忽鄭
本作胷注云胷者劬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胷本經集解穆天子傳曰天子搯胷今作肋者習變為
吻又誤為肋耳無煩改為劬也挺當為捷捷書捷字或作捷凡從走從建之字多相混下形與挺相似因誤為挺說地說
得本而捷魚得水而捷橫史記孝武紀為神之捷與插同言插劬而朝天下也小雅鴛鴦篇載其左翼韓詩曰載捷
屬索隱馬首捷捷也今本捷字誤作捷

作捷管子小匡篇管仲誦纒捷廷字並與插同捷名猶指笏也後人不知挺為捷之誤而改挺為指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相率而為致勇之寇 方面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鬪念孫案此當作乃相率致勇而為之寇與下句相對為文各本而為二字課在致勇之上則文不成義方面與奮臂亦相對為文道藏本到本皆作方面漢魏叢書本面誤為命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

將卒

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劉之各致其从念孫案卒當為率與帥同將帥所以統三軍故無將帥則無行劉若卒則即在行劉之中不得言無將卒以行劉之也謀書率或作率見漢書禮志形與卒相似故書傳中率字多誤為卒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將卒下

快然而嘆之

穿隙穴見雨霰則快然而嘆之念孫案嘆與快然義不相屬快然而嘆之當作快然而笑衍之字下文肆然而喜曠然而樂與此文同一例俗書笑字作咲嘆字作嘆形相似而誤引呂氏春秋愛士篇穆公笑曰今本笑誤作歎

又況

又況登山履石封以望入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念孫案下又況因上又況而衍萬物在其間即承上文言之非有二義

射快

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且則射快高注金目準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陳氏觀樓曰則快二字與則說則喜相對為文快上不當有射字蓋因高注射準而衍下文豈直一說之快哉正與此句相應莊本依劉本作快射亦非

害人

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念孫案害人本作害之此涉上下文人字而誤羣書治要及

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並作嬉戲害之也

一性也

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念孫案下一字因上一字而衍此言本末兼愛人性皆然性也二字與孟子會色性也同義性上不當有一字劉依文子上義篇刪去一字是也

所在

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念孫案所在當為在所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念孫案此本作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即生字也淮南書中生後人不識古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加天地之生四字斯為謬矣上文會其口而百節肥二句皆指人事言之與天地之生物無涉不得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以承上文也

棄義

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念孫案義上脫仁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已誤上下文皆言仁義無但言義者

故其國語曰

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念孫案此下本無其字故以爲句國語曰爲句後人誤以故其國爲句語曰爲句因妄加其字耳不大其棟四句魯語文也

本固

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渙即本固基本則上甯念孫案本當為木上文木之有根即其證

山水

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念孫案山水當為山木字之誤也高注史記趙世家集解正義及文選恨賦注引此並作山木

呖聲

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呖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念孫案呖聲清於耳義不可通呖當為呖字之誤也呖與咬同張衡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繩咬辭綜曰繩咬淫聲也玉篇呖於交切姪聲廣韻咬於交切淫聲是呖與咬同故曰呖聲清於耳非其貴也

琴不鳴

琴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念孫案劉本琴作瑟與下文二十五弦合文字微明篇亦作瑟

然後成曲

弦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案史記漢書多以軼為遲道韻本劉本皆作軼誤念孫案成曲上亦富有能字文字微明篇正作然後能成曲

下不相賊 民無匿情

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中與忠同對本依文字改中為忠而莊本從之亦未達假借之義故民無匿情念孫案下不相賊相字後人所加賊害也政寬則不為民害故曰至治寬裕則下不相賊則非其指矣文字微明篇作至治優游故下不賊是其證民無匿情情字亦後人所加匿與隱同齊俗篇曰隱隱則生為隱之士通周書大戒篇曰克禁曰處其主之制為盜匿荀子樂論篇曰亂世之文書借而采之與隱同又管子明法篇曰周以相為隱明法解傳典引隱為避而言至忠復素則民無姦隱也後人誤以匿為藏匿之匿而於匿下加情字則非其指矣且匿與賊為韻若作匿情則失其韻矣羣書治要引此作至德樸素則民無隱是其證

減爵祿之令

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引之曰減爵祿之令本本作張減爵之令張施也施減爵之令也秦策云吳起為楚悼損不急之官即此所謂減爵也高注云減爵者收減羣臣之爵祿則正文本作減爵明矣道應篇載吳起之言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蓋減爵則祿亦因之而減故注言收減羣臣之爵祿非正文內本有祿字也張減爵之令與立相坐之法相對為文今本作減爵祿之令則文不成義此因高注而誤衍祿字又脫去張字也文字微明篇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語皆本於淮南則此文本作立相坐之法張減爵之令明矣

禍福

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念孫案禍字因上文兩禍字而行見福於重閉之內此承上句發備政於會稽言之禍福禍字禍重耳及慮患於九拂之外此承上文史記數言禍字禍災吳相對為文則禍上不當有禍字文字微明篇無禍字

再收

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糜桑也念孫案收本作登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爾雅曰登成也天文篇曰蠶登蠶不登是也爾雅翼引此作收則所見本已誤齊民要術本草圖經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木部四引此並作登太平御覽木部又引注云登成也是其證

初統

聘納而取婦初統而親迎統與引之曰初字義不可通初當作冠字書冠字左畔作完與衣相似寸與刀相似故冠誤為初冠謂弁也齊風甫田傳曰弁冠也士昏禮王人爵弁鄭注曰爵弁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是也冠統而親迎兼貴賤言之劉本改作統統請本及註本同則但有大夫以上於義為不備矣且統與初字不相似若是統字無緣誤為初也

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

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撥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念孫案末二句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然而不可行者為其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也今本然而下脫去不可行者為其六字及也字則語意不完且與上五條不對矣

弗庠

昌羊去蚤蚤而人弗庠者為其來哈窮也念孫案庠當為席字之誤也昌羊昌蒲也哈窮蚰蜒也林注言昌蒲能致蚰蜒故人以為席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八引此正作席

此三代之所昌

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幾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念孫案此三代之所昌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此三代之所以昌也今本脫去以字也字則文義不明

淮南內篇第廿一

要略

激濇

執其大指以內治五藏激濇肌膚念孫案說文濇不滑也濇濇二字義不相屬濇當為濇濇書畜字或作畜形與責相近故濇誤為濇濇與漸濇同言內則決治於五藏外則漸濇於肌膚也說文曰濇濇也同 莊十七年公羊傳濇者何濇積也釋文積本又作漬

通迴

使人知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閒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念孫案通迴二字義不相屬迴當為迴音字之誤也迴亦通也通迴造化之母謂通乎造化之原也呂氏春秋貴同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迴溝陸上德篇德迴乎天地高注並云迴通也今本迴字皆誤作迴見呂氏春秋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集解曰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也迴洞同音故迴或作洞叙真篇通洞條達即通迴也世人多見迴少見迴故迴誤為迴下文使人通迴周備其字正作迴 道藏本劉本如是他本皆誤作迴而莊本從之誤矣

竝明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 句合同其血氣 句與雷霆風雨 句比類其喜怒 句與晝宵寒暑 句竝明念孫案竝明二字後人所加也與者如也 廣雅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與與算就與與仲多類師古曰與如也 案古書多謂如曰與詳見釋詞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為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為一句故又於晝宵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成對文耳不知合同其血氣比類其喜怒相對為文今以比類二字上屬為句而其喜怒三字自為一句則句法參差矣與雷霆風雨與晝宵寒暑亦相對為文今加竝明二字則句法又參差矣且此文以生天為韻兩怒暑為韻今加竝明二字則失其韻矣又案取象於天為句合同其血氣為句漢魏叢書本改於天為與天 莊本以與下兩與字相對則又誤以於天合同為句矣皆由不知兩與字之訓為如故紛紛妄改耳

因作任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念孫案因作任督責當作因任督責謂因任其臣而督責其功也今本作字即任字之誤而行者耳主術篇曰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韓子揚推篇曰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呂氏春秋知度篇曰因而不為責而不詔竝與此因任督責同義 莊本天為韻形名

風氣

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學畫人事之終始者也念孫案風氣本作風采文選魏都賦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李善曰淮南子曰同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是其證後人既改風采為風氣復刪去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矣也且采與理始為韻若作氣則失其韻矣

擊危

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擊危 句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念孫案無所擊危者危與詭同 說文危字上從厃從巛作危漢書天文志司詭星 擊詭猶今人言違礙也謂進退左右無所違礙也朕釋文曰詭戾也 文選長笛賦詭戾史記天官書作司危星 擊詭猶今人言違礙也謂進退左右無所違礙也朕釋文曰詭戾也 文選長笛賦詭戾 魏主術篇曰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 又日本擊折彼言無所擊戾此言無所擊詭其義一也作危者借 戾字耳劉績不解無所擊危之義乃於無所下加失字 莊本同 讀無所失絕句而以擊危二字下屬為句其失甚矣

結細 說捍 明事埒事

解墮結細說捍埒事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念孫案墮亦解也廣雅墮脫也論衡道虛篇曰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是墮與解脫同義易林噬嗑之小畜曰關析開啓袷帶解墮是也細當為紐字之誤也紐亦結也楚辭九歌王注曰紐結束也管子樞言篇曰先生不約束不結紐是也說與脫同捍當為捍字之誤也 魏書釋字或作捍 陽靈捍與釋同墨子節葬篇曰為而不已操而不捍易林恆之蒙曰郊耕捍耜有所疑止韓子五蠹篇布帛尋常 庸人不釋論衡非韓篇引韓子釋作捍皆是也脫釋皆解也埒埒者卷束之名 考工記斲人卷之注謂繩也 繩與固音近而義同 解墮結細說捍埒事其義一也明事埒事下事字因上事字而行明事埒者明百事之形

塔以示人也高注繆稱篇曰形塔兆朕也故此注亦曰塔兆朕也

與塞而無為也同

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念孫案與塞而無為也下不當有同字此因下文同字而衍

酒白

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勇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念孫案一盃酒白字義不可通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引此白作甘是也言酒雖甘而蠅漬其中則人弗飲也隸書甘字或作自與白相似而誤西

甘字作自見漢隸字原

不悅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高注曰悅易也念孫案如注義則悅當為悅他活本經篇其行悅而順情彼注云悅簡易也義與此注同莊本改悅為說未達高氏之旨

服傷生而害事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念孫案服傷生而害事文義未明服上當有久字厚葬久服相對為文墨子節葬篇多言厚葬久喪墨子春秋外篇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遺哀數日皆淮南所本也

繫坐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繫坐以為民先莊云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三十四繫坐作番插為是此誤也念孫案坐字誤而繫字不誤繫謂盛土籠也坐當為番而全之鉢也大雅絲傳云採繫也箋云築牆者桴聚壤土盛之以繫而投諸版中繫字或作繫說山篇繫成城高注云繫土籠也韓子五蠹篇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此即淮南所本末與繫聲相近耒耜即繫耜也孟子滕文公篇蓋歸反繫裡而掩之趙注云繫裡籠耜之屬可以取土者也彼言繫裡亦即此所謂繫耜也陶鼎釋管子山國軌篇裡籠繫其繫亦與繫同太平御覽引此繫作番所見本異耳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坐者番之誤非插之誤俗書番字或作兩見廣坐字或作番見漢書卷二形相似故番誤為坐矣

開服

當此之時於陵者葬陵於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開服生焉念孫案開與簡同田子天通開會於簡之簡服謂三月之服也宋書禮志引尸子曰禹治為憲法使於陵者葬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卷三月是也道藏本對本作開服他本開字皆誤作開而莊本從之謬矣文選夏侯常侍詠注及路史後紀引此並作簡服

特連與國

特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念孫案連與二字連讀高注特與之屬漢書武五子傳羣臣連與成朋是也特連與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皆三字為句則連與下不當有邦字蓋涉注文而衍

淮南內篇第二十二

淮南內篇舊有許氏高氏注其存於今者則高注非許注也前有高氏敘一篇天文篇注又云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則其為高注無疑其自唐以前諸書所引許注有與今本同者乃後人取許注附入非高氏原文也凡注則其為後人附入可知宋人書中所引淮南注略與今本同而謂之許注則考之未審也道藏本題許慎記上蓋沿宋本之誤是書自北宋已有謬脫故爾雅疏雅集韻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已多與今本同誤者而南宋以後無論已余未得見宋本所見諸本中唯道藏本為優明劉績本之其餘各本皆出二本之下茲以藏本為主參以羣書所引凡所訂正其九百餘條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訛脫者半馮意妄改者亦半也有因字不習見而誤者若原道篇先者除下則後者屨之屨女展反故高注云屨屨也音展非屨也而各本乃誤為屨矣凡諸書具見於本條下兵略篇涉血屨腸與扶屨屨亦屨也而各本又誤為屨矣齊俗篇穿窬拊榘拊基踰備之姦拊戶後皆放此骨反掘也各本扣誤為抽基誤為箕高注扣掘也掘字又誤為握則義不可通兵略篇拊拊基藏本拊字又誤為扣矣說山篇鐸鼎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鑿而不可賤鐸讀若書高注曰小鼎也各本錯誤為鐸又誤在鼎字下矣說林篇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枕泛釣浮也枕讀若兀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枕動動則得魚也而各本枕字乃誤為杭矣使但吹竿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拙人也讀若癩疽之疽字從且不從且故高注云但讀燕言鉏同也而各本乃誤為但矣使但吹竿使工厭竅者厭於葉反與擊同一指按也言使但吹竿而使樂工為之按竅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而各本工字遂誤為氏矣脩務篇墨子跌蹶而趨千里跌讀若決高注跌蹶疾行也趨走也各本跌誤作跌高注又誤作跌疾行也蹶趨走也則義不可通

矣以一餉之故絕穀不食餉即啞字也而各本乃誤為飽矣藜藿之生頓頓然日加數寸藜徒弔反即今所謂灰藜也藜藿之高過人故云日加數寸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而各本藜字遂誤為藜矣藜族篇賦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吠於交反與咬同淫聲也字從夭而各本乃誤作吠矣有因假借之字而誤者覽其篇賦聲清於耳兼之中阮驪與龜同各本阮驪誤為蛇驪則與下文蛇驪相亂矣道應篇字子治直父三年字子即必子賤也必字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各本乃誤為季子矣有因古字而誤者時則篇孟秋之月其兵戎古鉞字也而各本乃誤為戈矣齊俗篇煎敖燎炙齊味萬方齊讀為劑味即甘受和之和味與味字相似而各本遂誤為味矣脩務篇感而不應故而不動故古追字也而各本乃誤為攻矣有因隸書而誤者時則篇具校曲管篋高注核特也三輔謂之核案核讀若朕架藜薄之木也隸書核字或作核而各本遂誤為撲矣覽其篇并植生棹溝植生條本經篇山無峻輪林燕柁椽棹古槩字攸木之更生者也隸書核字或作棹而各本遂誤為梓矣精神篇樣柄不斲素題不枿樣即今椽栗字也隸書樣字或作樣而各本遂誤為撲矣本經篇爰野莽長苗秀高注莽草也隸書莽字或作美而各本遂誤為美矣道應篇於是飲非敦然瞋目攘臂拔劍隸書眞字或作眞與眞相似而各本瞋目遂誤為瞋目且誤在敦然之上矣汜論篇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夸矜也隸書夸字或作夸而各本遂誤為本矣兵略篇疾如鏃矢高注鏃金鏃羽之矢也隸書鏃字作戾佳字作佳二形相似而各本鏃字遂誤為鏃下文疾如鏃矢何可勝偶鏃字又誤為鏃矣說林篇故解梓者不在於刷格在於批批批竹甚反滾擊也字從宀尤讀若淫故高注云批擊批推隸書尤字或作宀尤字或作宀二形相似而各本批字遂誤為仇劉本又誤為仇矣有因草書而誤者齊俗篇柱不可以摘齒筵不可以持屋高注筵小簪也案筵讀若廷言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持屋也筵與筐草書相似而各本遂誤為筐矣有因俗書而誤者原道篇欲安之心於中則匍虎可尾矣俗肉字也藏本安誤作寅而各本又誤作害矣齊俗篇天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矣之獸矣亦肉字也而各本又誤作穴矣天文篇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離以為朝晝昏夜離者分也俗書離字作離各本則脫其右半而為禹矣汜論篇姦符節盜管璽高注璽印封俗書璽字作璽而各本遂誤為金矣詮言篇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定也俗書定字作定而各本遂誤為之矣說林篇若被藪而救火擊實而止水俗書擊字作擊各本則脫其下半而為毀矣有兩字誤為一字者說林篇狂者傷人莫之怨也要兒嘗老其之疾也賊心也賊害

也凶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害人之心也各本凶也之也誤為山又與凶字合而為凶矣有誤字與本字並存者主術篇曉夜撮蚤察分秋豪蚤或誤作蚤又轉寫而為蚤而各本遂誤作撮蚤矣道應篇豐水之澳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勇則形見於外鐵字或省作鐵因誤而為鐵而各本遂誤為金鐵鐵矣有校書者秀記之字而闕入正文者兵略篇明於奇賁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禮祥貢讀若該奇賁者奇祕之要非常之術也校書者不曉奇賁之義而欲改為奇正故記正字於賁字之左而各本遂誤為奇正賁矣說林篇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步與故為韻趨與趨為韻隸書趨或作趨故淮南書中趨字多作趨校書者以說文趨趨之趨音馳故旁記馳字而各本遂誤作趨曰何趨馳矣有衍至數字者俱真篇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滿瀨旋淵之濶不能置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注之險不能難也各本不能禁也下衍唯體道能不敗六字則上下文皆隔絕矣有脫數字至十數字者原道篇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有所屏蔽也高注云以論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各本文脫有所屏蔽四字則注文不可通矣道應篇合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具於強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跪指北面立於殿下云云各本脫子佩具於強臺至明日十二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汜論篇故馬免人於難者其外也葬之以惟為養牛有德於人者其外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為薦各本葬之下脫以惟為食四字牛下脫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之字大車下脫之箱二字則文不成義矣說山篇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燕有爲體魄曰燕有有形乎魂曰燕有魄曰燕有何得而聞也各本何得而聞上脫魄曰燕有四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一淵不兩蛟一棲不兩雄一則定兩則爭高注云以日月不得並明一國不可兩君也各本脫一棲不兩雄以下十一字又脫去注文則一淵不兩蛟句孤立無賴矣說林篇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笠名異實同也頭登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各本脫名異實同也五字則義不可通矣人閒篇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爲縱之者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各本脫傷者戰鬪至縱之者十三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夫上仕者先惡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仕與士同各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又脫患而後就利至太宰子朱十六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各本脫其夜以下十字則敘事未畢且與上文虞氏以凶句不相應矣有誤而兼脫者原道篇輕車良馬勁策利鋸高注策籬也鋸籬末之箴也鋸讀炳燭之炳鋸竹劣反炳

如劣反藏本銀誤作銀注文誤作策筮也末之感也銀讀炳燭之炳則義不可通矣有正文誤入注者主術篇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此引老子而釋其義也各本言建之無形也六字皆誤作注文矣說林篇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各本自然之勢四字誤入注則上二句為不了語矣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寐慈母吟於燕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各本精相往來也五字亦誤入注矣有注文誤入正文者道應篇田鳩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子以節使於秦至因見惠王而說之高解子以節云予之將軍之節各本此六字誤入正文因見之下惠王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人閒篇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高解非其名者勿就云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而各本此九字皆誤入正文矣有錯簡者天文篇陽氣勝則日倚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倚其加非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各本其加非酉三句錯簡在下文帝張四維運之以斗一節之下則既與上文隔絕又與下文不相比附矣有因誤而致誤者假真篇味味林林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閒林讀若懸高注云林林欲所知之貌也味味林林一聲之轉各本林林誤作味味字書所無也而楊氏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味字引淮南子味味林林矣主術篇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稷與秒同秒禾芒也各本稷誤為稷字書所無也而吳氏字彙補乃於禾部收入稷字音粟引淮南子寸生於稷矣齊俗篇夫蝦基為蟻水薑為蟻高注蟻蜻蛉也隸書蟻字或作蟻因誤而為蟻字書所無也蟻讀若慈慈字俗書作慈校書者記慈字於蟻字之旁因誤而為慈傳寫者又以慈字誤入正文故水薑為蟻各本皆誤作水薑為蟻慈慈後人又為之音曰音予音務皆不知何據而字彙補遂於虫部收入蟻字音予又於艸部慈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薑為蟻慈慈矣蟻若水之下流標之上尋也標讀若標火飛也標之上尋猶言火之上尋各本標誤作煙而藝文類聚引此亦作煙且在火部煙下則唐初本已誤矣兵略篇推其搖搖擗其揭揭高注搖搖欲仆也揭揭欲拔也搖古搖字因其欲仆而推之故曰推其搖搖隸書搖字或作搖各本遂誤作擗字書所無也而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擗字引淮南子推其擗擗矣說山篇繁算甌高注甌甌帶甌讀甌之甌也甌甌皆從圭聲故讀甌如甌各本甌誤作甌字書所無也高注甌甌之甌又誤作甌甌之甌而古音餘遂於梗韻收入甌字引高注甌甌之甌矣說林篇遽契其舟棹高注棹船板棹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范與危草書相似故各本棹字皆作桅而古音餘遂於陷韻收入桅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桅音汜矣有不審文義而妄改者原道篇乘雷車六雲輓謂以雲輓為六馬也後人不曉六字之義遂改六雲輓為入雲輓矣主術篇夫率驅百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捕兔不如狼契契公入反狼美皆大名也後人不知狼契為何物而改為豺狼其失甚矣齊俗篇故六騏驎四駃騠以濟江河不若竅木便者處勢然也竅木謂舟也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為處世其失甚矣道應篇故莊子曰朝秀不知晦朝高注朝秀朝生暮歿之蟲也後人依今本莊子改為朝菌不知淮南自作朝秀不得據彼以改此也脩務篇夫亭歷冬生而人曰冬歿者歿齊麥夏歿而人曰夏生者歿亭歷麥皆冬生夏歿故互言之後人不知亭歷為何物而改為橘柚其失甚矣有因字不習見而妄改者齊俗篇故伊尹之與土功也脩脩者使之距鑿鑿讀若華而也距鑿也故高注云長脛以闕插者使入淡也後人不識鑿字而改鑿為鑿不知鑿為大鉏鉏以手揮不以足闕也說山篇視日者眩聽雷者聾聾女江反耳中聲也後人不識聾字而改聾為聾其失甚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改者道應篇距之徒問距曰盜亦有道乎距曰奚適其有道也適讀曰音言奚有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與音同而誤讀為適齊適楚之適遂改有道為無道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加者覽冥篇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燧陽燧也故高注曰夫讀大夫之後人乃誤以夫為語詞而於燧上加陽字矣汜論篇故使陳成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後人於陳成下加田字而不知田即陳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見剛毅者凶則務於柔懦於亦為也而後人又於於下加為字矣八閒篇曉然自以為智存亡之權機禍福之門戶智即知字也曉然以下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為智絕句又於智下加知字以聯屬下文各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故善鄰同非譽在俗趨舍同逆順在君此言善鄰同而或詐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後人不達乃於兩同字上加兩不字則意相反矣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必外戰武戰士也必與畢同言戰士皆致外也淮南一書通謂士為武後人不達又於武下加士字必下加其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加者本經篇異貴賤差賢不經誹譽行賞罰賢不即賢否也後人不知不為否之借字遂於不下加尙字矣秦族篇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物即生物也後人不知性為生之借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於物也上加天地之生四字其失甚矣有妄加字而失其句讀者秦族篇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句國語曰云云後人誤以故亡國絕句遂於

如劣反藏本銀誤作銀注文誤作策筮也末之感也銀讀炳燭之炳則義不可通矣有正文誤入注者主術篇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此引老子而釋其義也各本言建之無形也六字皆誤作注文矣說林篇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各本自然之勢四字誤入注則上二句為不了語矣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寐慈母吟於燕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各本精相往來也五字亦誤入注矣有注文誤入正文者道應篇田鳩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子以節使於秦至因見惠王而說之高解子以節云予之將軍之節各本此六字誤入正文因見之下惠王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人閒篇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高解非其名者勿就云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而各本此九字皆誤入正文矣有錯簡者天文篇陽氣勝則日倚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倚其加非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各本其加非酉三句錯簡在下文帝張四維運之以斗一節之下則既與上文隔絕又與下文不相比附矣有因誤而致誤者假真篇味味林林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閒林讀若懸高注云林林欲所知之貌也味味林林一聲之轉各本林林誤作味味字書所無也而楊氏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味字引淮南子味味林林矣主術篇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稷與秒同秒禾芒也各本稷誤為稷字書所無也而吳氏字彙補乃於禾部收入稷字音粟引淮南子寸生於稷矣齊俗篇夫蝦基為蟻水薑為蟻高注蟻蜻蛉也隸書蟻字或作蟻因誤而為蟻字書所無也蟻讀若慈慈字俗書作慈校書者記慈字於蟻字之旁因誤而為慈傳寫者又以慈字誤入正文故水薑為蟻各本皆誤作水薑為蟻慈慈後人又為之音曰音予音務皆不知何據而字彙補遂於虫部收入蟻字音予又於艸部慈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薑為蟻慈慈矣蟻若水之下流標之上尋也標讀若標火飛也標之上尋猶言火之上尋各本標誤作煙而藝文類聚引此亦作煙且在火部煙下則唐初本已誤矣兵略篇推其搖搖擗其揭揭高注搖搖欲仆也揭揭欲拔也搖古搖字因其欲仆而推之故曰推其搖搖隸書搖字或作搖各本遂誤作擗字書所無也而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擗字引淮南子推其擗擗矣說山篇繁算甌高注甌甌帶甌讀甌之甌也甌甌皆從圭聲故讀甌如甌各本甌誤作甌字書所無也高注甌甌之甌又誤作甌甌之甌而古音餘遂於梗韻收入甌字引高注甌甌之甌矣說林篇遽契其舟棹高注棹船板棹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范與危草書相似故各本棹字皆作桅而古音餘遂於陷韻收入桅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桅音汜矣有不審文義而妄改者原道篇乘雷車六雲輓謂以雲輓為六馬也後人不曉六字之義遂改六雲輓為入雲輓矣主術篇夫率驅百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捕兔不如狼契契公入反狼美皆大名也後人不知狼契為何物而改為豺狼其失甚矣齊俗篇故六騏驎四駃騠以濟江河不若竅木便者處勢然也竅木謂舟也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為處世其失甚矣道應篇故莊子曰朝秀不知晦朝高注朝秀朝生暮歿之蟲也後人依今本莊子改為朝菌不知淮南自作朝秀不得據彼以改此也脩務篇夫亭歷冬生而人曰冬歿者歿齊麥夏歿而人曰夏生者歿亭歷麥皆冬生夏歿故互言之後人不知亭歷為何物而改為橘柚其失甚矣有因字不習見而妄改者齊俗篇故伊尹之與土功也脩脩者使之距鑿鑿讀若華而也距鑿也故高注云長脛以闕插者使入淡也後人不識鑿字而改鑿為鑿不知鑿為大鉏鉏以手揮不以足闕也說山篇視日者眩聽雷者聾聾女江反耳中聲也後人不識聾字而改聾為聾其失甚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改者道應篇距之徒問距曰盜亦有道乎距曰奚適其有道也適讀曰音言奚有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與音同而誤讀為適齊適楚之適遂改有道為無道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加者覽冥篇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燧陽燧也故高注曰夫讀大夫之後人乃誤以夫為語詞而於燧上加陽字矣汜論篇故使陳成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後人於陳成下加田字而不知田即陳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見剛毅者凶則務於柔懦於亦為也而後人又於於下加為字矣八閒篇曉然自以為智存亡之權機禍福之門戶智即知字也曉然以下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為智絕句又於智下加知字以聯屬下文各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故善鄰同非譽在俗趨舍同逆順在君此言善鄰同而或詐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後人不達乃於兩同字上加兩不字則意相反矣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必外戰武戰士也必與畢同言戰士皆致外也淮南一書通謂士為武後人不達又於武下加士字必下加其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加者本經篇異貴賤差賢不經誹譽行賞罰賢不即賢否也後人不知不為否之借字遂於不下加尙字矣秦族篇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物即生物也後人不知性為生之借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於物也上加天地之生四字其失甚矣有妄加字而失其句讀者秦族篇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句國語曰云云後人誤以故亡國絕句遂於

國上加其字矣要略曰進退左右無所擊危危與詭同詭辰也主術篇曰舉動廢置無所擊辰意與此同劉績不解無所擊危之義而於無所下加失字讀無所失絕句而以擊危下屬為句其失甚矣有妄加數字至二十餘字者天文篇天有九野五星入風五官五府此先舉其綱而下文乃陳其目後人於八風下加二十八宿四字又於注內別入二十八宿之名而不知皆下文所無也又下文星分度一節乃紀二十八宿分度之多寡非紀二十八宿之名後人不察又於其末加凡二十八宿也六字斯為謬矣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後人於此下加蒼龍在辰四字而不知蒼龍即太陰也泰族篇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後人於天地之道上加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禘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六句此取證言篇文而增改之也不知下文自有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枝春秋之失豈六句若先加此六句則文既重出而義復參差矣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此以河之透蛇山之陵遲論道之優游也後人於道以優游句上加入陰陽無為故能和七字則與透蛇陵遲優游之義咸不相比附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刪者道應篇放幼而好游至長不渝解滄解猶懈息也後人不知其義遂以至長不渝絕句而刪去解字矣八開篇城中力已盡糧倉匱武大夫病武大夫大夫也淮南書謂士為武後人不達遂刪去武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刪者人開篇此何遽不能為福乎能讀曰乃言何遽不乃為福也後人不知能與乃同遂刪去能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顛倒其文者人開篇國危不而安患結不解何謂貴智而讀曰能言危不能安患不能解則無為貴智也後人不知而與能同遂改為國危而不安患結不解矣有失其句讀而妄移注文者說山篇無言而神者載無也有言則傷其神句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高解有言則傷其神云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傷其神據此則當以則傷其神絕句其之神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為句而移注文於之神者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有既誤而又妄改者汜論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葵之與莧則論人易矣玉與石葵與莧皆不相似故易辨也俗書葵字作葵美字作美葵之上半與美相似因誤而為美後人又改為美之與惡則不知為何物矣人開篇噴然而歎噴然即噴然隸書實字或作責形與責相似故噴誤為噴而後人遂改為憤矣脩務篇明鏡之始下型瞭然未見形容及其挖以元錫摩以白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挖讀若槩高注云挖摩藏本正文挖字誤作被注文挖字

又誤作於劉本又改於摩為摩磨則誤之又誤矣泰族篇捷吻而朝天下捷與插同吻與智同古笏字也插笏指笏也隸書捷字或作捷形與挺相似故藏本捷字誤為挺吻字又誤為吻朱東允本改挺吻為插笏義則是而文則非矣聘納而取婦冠繞而親迎俗書冠字作別與初字相似故藏本冠繞誤為初繞而劉本又改為繞繞矣有因誤字而誤改者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化誤為札而後人遂改為禮矣詮言篇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自外而天地無窮亦滔矣兩亦字皆誤為爾而後人遂改為爾矣有既誤而又妄加者似真篇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蟲蠹通足以翻翻詳綠反小飛也翔誤為翔後人遂於翔下加翔字不知蟲蠹之飛可謂之翔不可謂之翔翔也覽冥篇治日月之行律陰陽之氣高注律度也此三字傳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上以致隔絕上下文義後人遂以律字上屬為句而於陰陽上加治字矣主術篇不智而辯慧懷給則乘驥而或懷與懷同或與惑同高注云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懷倂也傳寫以懷誤為懷乘誤為乘或誤為式後人又於式上加不字則文不成義矣人開篇孫叔敖病且舛且字固與病字相連而誤為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舛以前之事故又於舛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為且之誤且即將也有既誤而又妄刪者主術篇堯禹湯文武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藏本作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顛倒不成文理劉本又刪去王字則誤之又誤矣人開篇或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周亦合也謂不合於事也諫書周與害相似故藏本周誤為害而劉績不達遂於害上刪不字矣下文曰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也即承此文言之傳寫誤為不用於事而後人又改為不可用矣有既脫而又妄加者主術篇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鑿而制開闔藏本脫而字劉績不能補正又於制開闔下加之門二字矣詮言篇故中心常恬漠不累其德累讀負累之累傳寫脫去不字後人又誤以累為累積之累遂於累下加積字矣有既脫而又妄刪者天文篇天地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為雨藏本上句脫地字劉本又刪去下句天字則是以風屬天雨屬地其失甚矣有既行而又妄加者汜論篇履天子之簪適劉氏之冠冠上誤衍貌字後人遂於簪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圖簪不可以言履也有既衍而又妄刪者主術篇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方者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藏本臣道方者作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以上十字其員者運轉而無六字乃涉上文而行劉績又讀臣道員者為句

運轉而無方為句而於方下刪者字則誤之又誤矣有既誤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夫蘋樹根於水高注蘋大萍也正文蘋字誤作萍後人遂改注之蘋大萍為萍大蘋以從已誤之正文矣有既誤而又增注文者假真篇辨解連環辭潤玉石高注潤澤也正文辭字涉注文而誤為澤後人又於注文潤澤也上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矣精神篇故覺而若昧生而若昧讀若米高注昧厭也楚人謂厭為昧厭即今厭字傳寫以昧誤作昧後人遂誤讀為暗昧之昧而於注內加暗也二字矣說山篇人不小覺不大迷高注小覺不能通道故大迷也兩小覺並誤為小學後人又於注文小學下加不博二字以牽合正文矣秦族篇故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古作字為佗形與化相似因誤為化後人又於注文欲作上加化而二字矣有既誤而又移注文者地形篇曰天地之間九州又柱下文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高注八極八方之極也正文八柱誤為八極而後人遂移八極之注於前以從已誤之正文矣道應篇輪扁斲輪於堂下高注輪扁人名正文輪扁誤為輪人而後人遂移注文於下文輪扁曰云云之下矣詮言篇蘇秦善說而以身高注蘇秦於齊也正文以身誤為以國後人又移注文於以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以字絕句而以已誤之國字下屬為句其失甚矣有既改而又改注者原道篇干越生葛絙高注干吳也對本改干越為于越并改高注而不知于之不可訓為吳也九疑之南民人割髮文身以像鱗蟲劉讀若鑽又讀若橫高注劉弱也後人不識劉字遂改劉髮為被髮并改高注而不知被之不可訓為翦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怒讀為死宛慰皆病也改高注云慰病也後人改慰為怨慰為怨慰并改高注而不知慰之不可訓為病也地形篇夸父取耳高注取讀禮衣之禮後人改取耳為耽耳并改高注而不知耽之不可讀為稽也汜論篇周棄作稼稽高注周棄后稷也後人改正文周棄為后稷又改注文為稷周棄也斯為謬矣兵略篇西包巴蜀東襄郟高注巴蜀郟地名後人改郟為淮并改高注而不知淮乃水名非地名也伐燃聚而為矜燃而善反高注燃聚酸棗也後人不識燃字遂改燃為棘并改高注而不知棘非酸棗也有既改而復增注文者道應篇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高注九垓九天也後人改之上為之外又於注文九天下加之外二字矣詮言篇三關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也高注三關謂會視聽後人改三關為三官又於注文三關上加三官二字其失甚矣有既改而復刪注文者時則篤迎歲於西郊高注迎歲迎秋也後人依月令改迎歲為迎秋又刪去注文矣繆稱篇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為大田高注大田田官也後人改大田為大政又刪去注文矣

詮言篇蓋無所監謂之狂生高注蓋持也所監者非元德故為狂生蓋古握字也後人改蓋為持又改注之蓋持也為持無所監并刪去蓋古握字也五字矣秦族篇故張瑟者小弦絙而大弦緩高注絙急也後人依文字改絙為急又刪去注文矣有既脫且誤而又妄增者人間篇故黃帝也其元珠使離朱攪劍索之攪搏也劍與撥同拾也故高注云攪劍善於搏拾物藏本正文脫攪字注文作劍搏善拾於物脫誤不成文理劉績不達乃於正文劍上加捷字斯為謬矣有既誤且改而又改注文者假真篇唯扈炫煌高注唯讀曰巨藏本唯誤作唯扈誤作扈注文誤作扈讀曰扈劉績不能釐正又改釐為崔并改高注而不知崔之不可讀為唯也譬若周雲之龍從窻巢彭薄而為雨高注彭薄濛濛貌也藏本彭薄誤為彭薄劉績又改為彭薄并改高注而不知彭薄乃水聲非雲氣濛濛之貌也兵略篇夫括淇衛簡箴載以銀錫雖有薄高之蟻腐荷之櫓然猶不能獨穿也高注櫓大盾也案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盾也傳寫以櫓誤為簡簡即矢也則義不可通後人不知簡為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為不能獨射以牽合簡字又改注之櫓大盾也為簡猶矢也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有既誤且衍而又妄加注釋者兵略篇發如疾風疾如駭電駭下行龍字電字又誤作當後人遂讀疾如駭龍為句而以當字屬下讀且於駭龍下妄加注釋矣若夫入韻之字或有譌脫或經妄改則其韻遂亡故有因字誤而失其韻者原道篇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牧與得為韻高注牧養也各本牧誤作收注文又誤作不養也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假真篇范范范范是謂大治沈胡朗反高注范讀王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范范沈沈疊韻也各本作范范沈沈則非疊韻矣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渾沈沈孰知其藏渾渾渾沈沈雙聲也且沈與象量藏為韻各本作渾渾渾沈沈則既非雙聲而又失其韻矣天文篇秋分雷藏蟄蟲北鄉藏古藏字與鄉為韻各本藏誤作戒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覽冥篇臥倨與昉昉即字高注昉昉然視無智巧貌也昉昉與倨倨為韻各本昉昉作昉昉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齊俗篇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承會不如竹算承讀為丞謂丞飯也算博計反竹算所以蔽飯底也算與帳為韻各本承誤作算算又脫竹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道應篇西窮窈冥之黨東關鴻濛之究闕讀曰貫鴻濛之究謂曰究也東方為日所出故曰東貫鴻濛之究究與鄉為韻藏本闕誤作開各本究字又誤作先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於是乃去其督而載之尤解其劔而帶之笏高注尤鷓易冠也知天文者冠鷓尤即鷓之俗字與笏為韻各本尤誤作木注文鷓

字又誤作發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詮言篇動有章則訶行有迹則議詞謂相譏訶也。訶與譏為譏諷書詞字或作訶因誤而為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熱大暑燥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熱與烈為韻各本熱暑二字互誤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兵略篇是謂至旅窈窕冥冥孰知其情落即旌旗之旌旌與精古字通至旌者至精也旌與冥情為韻各本旌誤為於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說山篇髡屯犂牛既科以橈橈他果反與羈羸河為韻高注云科無角橈無尾從牛作橈橈又誤而為橈橈則失其韻矣。有因字脫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網與像為韻各本繳不若下脫去四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兵略篇同欲相趨同惡相助同欲同惡相對為文欲趨為韻惡助為韻各本同欲下脫相趨二字相助上脫同惡二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因字倒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游微霧霧忽悅悅與往景上為韻各本作悅忽則失其韻矣。蟠委鎔鎔與萬物終始始與右為韻各本作始終則失其韻矣。倣真篇馳於外方休乎內宇宇與野圃兩父女為韻各本宇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開關梁決罰刑刑與城為韻各本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篇視珍寶珠玉猶礫石也石與客魄為韻各本作石礫則失其韻矣。兵略篇不可制迫也不可量度也度與迫為韻各本作度量則失其韻矣。人閒篇囊囊剖柱梁驪走牛羊羊梁與羊為韻各本作梁柱則失其韻矣。有因句倒而失其韻者脩務篇契生於石石與射為韻各本啟生於石石契生於石契生於石契生於石則失其韻矣。有句倒而又移注文者本經篇直道夷險接從歷遠遠與垣連山患為韻高注云道之阨者正直之夷平也接疾也徑行也傳寫者以直道二句上下互易則失其韻而後人又互易注文以從之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淮南亦如此則唐時本已誤矣。有錯簡而失其韻者說山篇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螿為之不采故國有賢臣折衝千里此言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如山之有猛獸園之有螿蟲也各本故國有賢臣二句錯簡在下文形勢則神亂之下與此相隔甚遠而脈絡遂不可尋且里與采為韻錯簡在後則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者原道篇四時為馬陰陽為騶高注騶御也騶與俱區騶為韻後人依文子改騶為御則失其韻矣。天文篇正月指寅十一月指子一歲而市且子與始為韻後人改十一月指子為十二月指丑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精神篇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波與化為韻後人依原道篇改為靜則與陰俱開動則與陽俱開則失其韻矣。汎論篇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殺與奪為韻後人改殺為辱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室屋此二句以木屋為韻下三句以宇而暑為韻後人多聞宮室寡聞室屋而改室屋為宮室則失其韻矣。詮言篇故不為好不避醜遭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好醜道為韻始已理為韻後人依文子改好為善則失其韻矣。秦族篇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仁義義與和隨靡為韻後人改仁義為義理則失其韻矣。有改字以合韻而實非韻者道應篇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為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意乎若新生之積而無求其故此以度舍居故為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而改德將為三字為德將來附以與度為韻則下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且古音度在御郡附在侯部附與度非韻也有改字以合韻而反失其韻者說林篇蕪鄉之社易為肉黍蕪國之稷易為求福社黍為韻稷福為韻後人不識古音乃改肉黍為黍肉以與福為韻而不知福字古讀若偈不與肉為韻也。檣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不出難與然同此以水與火隔句為韻而鑽與難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為韻後人不達而改弗掘不出為弗掘無泉以與難為韻則反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又改注文者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高注厲爽病傷滋味也此是訓厲為病訓爽為傷爽字古讀若霜與明聰揚為韻後人不知而改厲爽為爽傷又改注文之厲爽為爽病甚矣其謬也。說林篇續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讓高注讓非之也宜讓二字古音皆在歌部後人不知遂改讓為讓以與宜為韻并改高注而不知宜字古讀若俄不與讓為韻也有改字而失其韻又刪注文者要略曰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采高注風俗也采事也采與理始為韻後人改風采為風氣并刪去注文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加字而失其韻者秦族篇至治寬裕故下不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賊害也言政寬則不為民害也匿讀為隱謂民無姦隱也匿與賊為韻後人於賊上加相字匿下加情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句讀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要略曰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句與晝宵寒暑句與者如也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暑與雨怒為韻後人不知與之訓為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為句遂於與晝宵寒暑下加並明二字以對之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脫而失其韻者秦族篇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心國淫心為韻色國為韻各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錯謬不成文理又

俱開則失其韻矣。汎論篇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殺與奪為韻後人改殺為辱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室屋此二句以木屋為韻下三句以宇而暑為韻後人多聞宮室寡聞室屋而改室屋為宮室則失其韻矣。詮言篇故不為好不避醜遭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好醜道為韻始已理為韻後人依文子改好為善則失其韻矣。秦族篇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仁義義與和隨靡為韻後人改仁義為義理則失其韻矣。有改字以合韻而實非韻者道應篇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為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意乎若新生之積而無求其故此以度舍居故為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而改德將為三字為德將來附以與度為韻則下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且古音度在御郡附在侯部附與度非韻也有改字以合韻而反失其韻者說林篇蕪鄉之社易為肉黍蕪國之稷易為求福社黍為韻稷福為韻後人不識古音乃改肉黍為黍肉以與福為韻而不知福字古讀若偈不與肉為韻也。檣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不出難與然同此以水與火隔句為韻而鑽與難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為韻後人不達而改弗掘不出為弗掘無泉以與難為韻則反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又改注文者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高注厲爽病傷滋味也此是訓厲為病訓爽為傷爽字古讀若霜與明聰揚為韻後人不知而改厲爽為爽傷又改注文之厲爽為爽病甚矣其謬也。說林篇續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讓高注讓非之也宜讓二字古音皆在歌部後人不知遂改讓為讓以與宜為韻并改高注而不知宜字古讀若俄不與讓為韻也有改字而失其韻又刪注文者要略曰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采高注風俗也采事也采與理始為韻後人改風采為風氣并刪去注文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加字而失其韻者秦族篇至治寬裕故下不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賊害也言政寬則不為民害也匿讀為隱謂民無姦隱也匿與賊為韻後人於賊上加相字匿下加情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句讀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要略曰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句與晝宵寒暑句與者如也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暑與雨怒為韻後人不知與之訓為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為句遂於與晝宵寒暑下加並明二字以對之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脫而失其韻者秦族篇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心國淫心為韻色國為韻各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錯謬不成文理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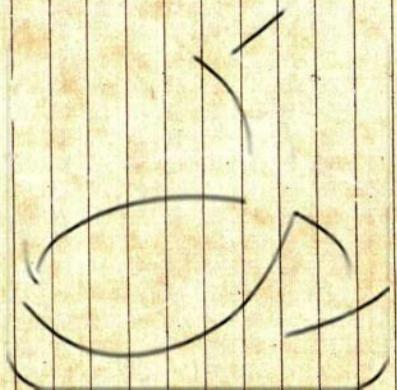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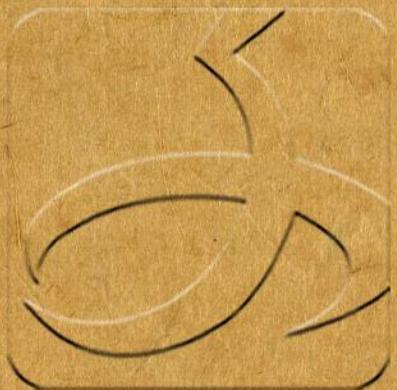


71020887

脫去及其衰也以下十六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倒而失其韻者秦族篇天地所包陰陽所嘔
 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瑤瑤碧玉珠文彩明潤澤若瀟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嘔濡殊滯滯滯滯滯滯滯滯滯滯
 露所濡以生萬殊誤作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又誤在翡翠瑤瑤之上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
 誤且改而失其韻者覽冥篇田無立禾路無積茲金積折廉璧襲無虛篇璧文也與禾莎為韻積茲誤為莎積後
 人又改虛為理則失其韻矣道應篇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胸胸讀曰眩與天為韻藏本則胸
 誤作無胸朱本又改胸為胸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說林篇子滿者金玉不
 若尋常之纒纒讀若墨索也纒與佩富為韻纒誤為纒後人又於纒下加索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
 脫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說山篇魯公之鈞得千歲之鯉鯉與止喜為韻千歲之鯉上脫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
 不解其故而於千歲之鯉下加不能過三字則失其韻矣脩務篇蘇援世事分別白黑黑與福則為韻分下脫別
 字遂不成句後人又於黑下加利害二字而以分白黑利害為句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以上六十四事略
 舉其端以見例其餘則遠數之不能終也其有為謬太甚必須詳說者具見於本條下茲不更錄以省繁文若人
 所易曉者則略而不論嗟乎學者讀古人書而不能正其傳寫之誤又取不誤之文而妄改之豈非古書之大不
 幸乎至近日武進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其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槩不
 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錄下竊恐學者誤以為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
 微故不得不辨高注囊括六藝旁通百家訓詁既詳音讀尤審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實足補前人所未備然
 瑜不掩瑕亦時有千慮之一失若原道篇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人者偶也說見本條下後皆放此言與造化者為偶
 也高注訓為為治則誤以人為人民之人矣似真篇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乃流雨之誤
 流雨與止水相對為文而高注乃以沫雨為雨潦上覆既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
 偏句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偏疲也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高以偏身二字連讀而釋之云偏身身不
 見用偏偏然也則下文猶不能行也五字文不成義矣時則篇夏行冬令格格讀曰落謂草木零落也而高注乃
 讀為度閣之閣謂恩澤不下流矣覽冥篇夫替師庶女位賤尚其尚主也其即麻泉之泉尚泉即周官之典泉言
 典泉為賤官而替師庶女又賤於典泉也而高注乃以寔為泉耳矣故東風至而酒漑漑漑讀曰淫酒淫淫者東
 風至而酒為之加長也而高乃以酒漑二字連讀而訓為清酒矣大衛車高重墨衡車所以攻重墨所以守也而
 高注乃以重墨為京觀矣斯徒馬阻駟車奉饗道路遠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
 首於路身枕格而外格胡容反輓車之橫木也謂困極而仗身枕輓車之木而外也高注以格為搗狀則與上文
 全不相屬矣本經篇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充忍即充物勿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高
 乃以忍也二字別為句而訓忍為不忍矣木巧之飾盤紆刻儼虛鏤雕詭文回波游瀾滅菱行紆抱菱紆皆
 水草也紆讀曰茅謂三棧也畫為菱芽在水波之中故曰游瀾滅菱紆紆抱菱紆皆高注以紆為采實采實即橡栗斯
 與菱不類矣繆稱篇故唱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戴讀曰載載行也言上有其意而不行於下者
 誠不足以動之也故下文曰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訓意為志聲戴為嗟則與下文不合矣道應篇相天下之
 馬者若滅若失句若止其一句若此馬者絕塵弭轡高以若止絕句則其二二字上下無所屬矣此箋子所謂鳥
 飛而準繩者各本誤作此所謂箋子梟飛而準繩者準字俗書作准因誤而為維高注云從下繩維之則所見本
 已誤為維矣汜論篇管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極而專任大臣將相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相與柄
 黨行為韻高讀大臣絕句而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詮言篇周公殺腓不收於前鐘鼓不解
 於懸腓奴低反有骨隨也殺俎實也腓豆實也殺腓鐘鼓皆各為一物諫書從與從需之字多相亂故腓誤為膺
 而高注遂以膺為前肩矣說山篇公文棄桂席句後徵黑徵黑謂面黑之人也棄桂席一事後徵黑又一事高乃
 以六字連讀而釋之云棄其臥席之下徵黑者矣脩務篇說堯舜禹文王皋陶契啟史皇羿九人而總謂之九賢
 又謂堯舜禹文王皋陶為五聖契啟史皇羿為四俊文義本自明了祇因啟生於巨高本誤作禹生於后遂為之
 注云禹母脩已感后而生禹而徧考諸書皆無禹生於后之事且九賢之內無啟則祇有八賢而四俊祇有三俊
 矣乃又據上文之神農堯舜禹湯而以湯入五聖又據上文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也凡
 若此者皆三復本書而申明其義不敢為苟同亦庶幾土壤之增喬嶽細流之益洪河云爾嘉慶廿年歲在乙亥
 季冬之廿日高郵王念孫書昔年七十有二

志九之二十一 五十五

淮南二十一 五十七



杭州愛日軒刻字

